



09994

大泌山房集卷之三十四

宋內史壽序

自東方曼倩有陸沉於俗金馬門可避世之說而後之  
干祿者託焉卽與曼倩同時若司馬以貲爲郎兩人才  
相伯仲長卿不得於武騎常侍則走之梁不得於梁則  
走之臨邛不得於臨邛則走之成都爲富人居不得於  
文辭則思以武功自見不得於公卿國家之事則思以  
游仙取幸不得於生前則思以遺書微寵其病消渴蓋

熱中使然史乃稱其不慕官爵過矣曼倩文辭不在長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三十四

壽序

一

自

卿下而趨操過之其大指宗黃老故曰才盡身危好名  
得華有羣累生孤貴失和遺餘不匱自盡無多是以官  
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同胞之徒無所容居而不以爲  
戚形緣而情率條達而福持從然以天地爲春秋而後  
人傳之列仙長卿作大人賦觀西王母三青鳥雖濟萬  
世不足喜特虛願耳余所知內史朱公善學曼倩者也  
公爲茂才爲太學生皆以文冠曹輩會數奇厄於一第  
而念其兩尊人老衣裘褐食杼粟共臣虜之作勉而就  
今除遂得地封如甲令朝拜命夕致其臣以歸所爲色  
養親者惟日不足而公亦稱老精神挺動面有光澤望

之類神仙中人自頃司農司空告絀而武功爵日繁清華之選無如內史與待詔金馬門尚書給筆札出奉使馳四乘之傳威儀略同人人自以爲曼倩長卿然而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官以顯爲是不讓名以富爲是不讓祿服膺不舍求益不止聰明衰矣不得歸休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于以求壽猶適燕而南向耳朱公之於榮名以其來不可禦也其去不可止也因而不留託宿而不久處與世偕行而不替寬然有曼倩之風焉世傳曼倩三千年一洗髓三千年一伐毛

與諸詭異荒唐事不足論列仙傳出劉中壘中壘距曼

倩不遠其人博雅言固不妄班孟堅史傳贊及夏侯孝若畫贊祖述曼倩誠子詩首陽爲拙柱下爲工依隱玩世詭時不逢詼達多端不名一行則孟堅之篤論也遠心曠度瞻智宏才潔其道而穢其迹清其質而濁其文弛張而不爲邪進退而不離羣則孝若之定評也黃老之學始于漢盛于晉而善用之者莫如曼倩彼長卿輩外若恬夷而中實競躁以曼倩爲口實其流爲通隱爲充隱爲黃扉隨駕隱士賢知愚不肖寧可同年語乎程生與內史父子善問祝辭于余夫黃老曼倩皆仙聖之種內史之爲曼倩也若魯男子之學柳下惠其致固已

不羣于得壽也何有余少第亦官內史立朝未半歲旣封母太孺人輒休沐還子舍今年在禮應服官政謝不待年庶幾不愧朱公友余以曼倩祝內史以朱公祝余第因以風世之薄山林小隱者無爲後進好事所窺也

高光祿壽序

余所善歛人吳生惟用別去二十餘年索我南新市中問其二十年安在曰金陵廣陵間問所與遊曰廣陵高君最善今年七十矣請以予之言爲壽問高君何狀曰高君家累巨萬嘗入貲爲光祿官屬竟不就而廣陵江淮間一都會其居處則百塵九市重閨邃闥崇臺纍榭

繡栢鏤檻雲粲藻椀寒暄燥濕無適不宜非深山大澤穴居野處之寂也其服食則復陶狐白方空黃潤列鼎八珍九醞五齊貨貴難得物重先時非草衣木食金丹辟穀之素也其宴遊則文軒青翰隱囊步障諸所需用不移具足密戚勝引陟巘泳川百戲並陳絲竹代奏嬌童豔女回眸百萬一笑千金歌往舞來俾夜作晝非熊經鳥伸噓响呼吸之勤也行年七十丹顏素髮聰明有加于昔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謔浪笑傲揖讓周旋無不洽也是則高君已矣余聞而異之夫高君之趣行與養生家言甚背馳而何樂且壽若是昔者鄭簡公謂子產

曰飲酒之不樂鐘鼓之不鳴寡人之任也國家之不乂  
朝廷之不治與諸侯交不得志子之任也子無入寡人  
之樂寡人無入子之朝自是已來子產治鄭城門不閉  
國無盜賊道無餓人孔子曰若鄭簡公之好樂抱鐘而  
朝可也游鳧問於雄黃曰今逐疫出魅擊鼓呼譟何也  
雄黃曰黔首多疾黃帝氏立巫咸使黔首沐浴齋戒以  
通九竅鳴鼓振鐸以動其心勞形趨步以發陰陽之氣  
飲酒茹葱以通五臟故擊鼓呼譟逐疫出魅黔首不知  
而真以爲魁祟也仲尼問於太史大弼伯常騫狶韋曰  
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

之際其所以爲靈公何耶大弼曰是因是也伯常騫曰  
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鮪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  
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爲  
靈公也狶韋曰靈公卜沙丘而吉得石洗而視之有銘  
曰靈公夫靈公之爲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夫  
高君者豈不以人物利害相撓委蛇而同其波交食乎  
天交樂乎地得衛生之經若鄭簡之爲樂者乎抑受命  
於地松爲獨也天固前定之若衛靈之爲名者乎生之  
述高君無乃觀逐疫出魅者耶幸爲我如廣陵觴高君  
而叩之其何途之從尚有以語我

謝光祿壽序

先方伯與永寧令謝公同爲諸生相好也嘉靖丙辰先  
大父始徙家邑中室與謝公家對余得以通家子見謝  
公謝公與廖孺人兒子蓄余公四子齒皆長矣叔子光  
祿公十四歲余十歲明年同學于資令田先生所鴈行  
肩隨情若兄弟卽公家歲時燕會必召余與俱光祿公  
自皙而頰如瑤林玉樹永寧公夫婦在諸子中獨才公  
余才不及公十一而微天幸承乏史官永寧公貽書相  
賀也公爲諸生數試高等不第永寧公沒廖孺人且老  
乃入太學久之除典客又以例晉光祿丞踰歲請告歸

大沁山房集

卷之二十四

壽序

五

自

里屏處田間不關外事而余以童稚之好相過從晚年  
申之以婚姻余數起數廢自貽謗缺公筮羽雍鷺無幾  
何而翛然高引余忝然疲役從損得衰從衰得白從白  
得老公年且杖朝乘安車神明日玉面有光澤松栢之  
質經霜彌茂蒲筍之姿望和允零相去奚啻什伯客或  
問余子與公年相亞而子壯不知其道安在蓋悉公生  
平於所署號得之矣易六十四卦言吉凶利害相倚伏  
如晝夜寒暑而獨謙卦下三爻皆吉上三爻皆利天道  
之所益地道之所流鬼神之所福人道之所好衆美咸  
歸焉凡卦一陽統五陰彖傳未有不吉剛者復之剛反

師之剛中而應豫之剛應比之剛中剝之柔變剛是已  
惟謙不貴剛故曰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卦重言者若乾  
乾夫夫九三重剛也坎坎六三居重險間也蹇蹇六二  
險居險也有丁寧告戒黽勉恒久之意焉謙謙初六居  
下卦下也故曰用涉大川猶需也不需不謙覆溺是懼  
何涉之利故曰卑以自牧牧之爲言養也盈日鋤日不  
除謙日養日不長故曰君子有終衆人不能終惟君子  
終之也公才兼人斂之不試視王公卿相猶田庚褐父  
視智名勇功猶浮雲流水恂恂不勝衣呐呐言不出口  
髻亂若是者艾若是逢掖若是端章甫若是謙有終矣

爲祝辭

如響矣次兒辱公館甥使一介介公壽而書余與客語  
在夏秋交公生六月天時人事壽之道也占于謙受命  
良三索得男謂少男公行居三爲叔子土王四季坤土

呂司城壽序

往不佞承之領越總憲今留守叅軍呂君實爲從事溫  
文而有幹局翹然儔伍中君太倉州人也仲第時爲其  
州學正而君諸子則門下士仲第數與不佞言諸子皆  
茂才異等又言君父司城明山公有長者行無何大司  
馬蔚州郝公以書來言公爲司城則郝公方以直指與  
共事悉其人廉靜而又聞其教子有禮法叅軍之官越  
幕也不愧其父矣不佞與叅軍居一年所以上計別去  
叅軍遷爲嶺南憲幕而黔人李直指按其地李公綜覈  
吏治號嚴明所糾斥藩臬郡守不避強禦獨疏薦叅軍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三十四

壽序

七

自

于朝然君業已用積資擢今官而李公疏後至不及殊  
擢今年不佞以事入郡過君衙齋蓬蒿塞路飲食器具  
皆苦惡君恬然安之上下士民交口稱其賢不佞深自  
訟責昔以不肖之軀辱在君上不善其官挂于吏議愧  
君多矣君猥以一日之雅事不佞有加禮而因言司城  
公年八十矣自君以下子若干人孫若干人同堂而處  
者四世鄉人以爲盛事請得先生一言稱壽今天下人  
物之盛莫如吳郡吳郡又莫如太倉文章風節有王司  
寇王學士父子兄弟者人瑞國華天下無兩公家實可  
與之鼎立其所小遜者名位耳以耄耄之年親見三世

子孫指寧可再屈夫太倉襟帶江海其容納不擇微小善下而爲百谷王鍾美于人固爲全昌公居江左佳麗之地閱閱綺紈之胄而清約如貧士不卑小官素位而行食指繁則好生分人情大氏然也而四世聚處化及婦孺僮僕此於江海善下之道深矣天道益謙地道流謙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不亦宜乎太倉自崑山析置明興崑山周壽誼以百十六歲謁

高皇帝受上賞毛弼以百歲見孫文簡公狀元及第皆

江海靈秀委輸融結與王氏父子兄弟各有勝場翁加飯自力不佞將以二翁之壽壽公矣

大必山房集

卷之三十四

壽序

八

張典客壽序

安定張公先世嘗爲越叅知政事子孫皆素封而公父官石州幕年踰艾始舉公弱冠爲邑諸生已入太學拜典客念父老矣疏請謝事歸養報可石州公九十有二始沒公事之居子舍垂三十年有身浣滌中裙廁踰之風而益好行其德歲壬午隴右大饑

上使使稟貸無所出公出粟千四百石行糜粥食旁郡民全活無萬數而傾其廩平糶以家量貸邑人而不書使者疏聞詔旌其門爲尚義越五年虜酋火落赤闌入河洮徵調四集師不宿飽公爲糗糒燔蠹餉之已大司

馬奉命經略募士數萬會金城臯蘭下芻藁復誦公轉粟復如壬午虜知我有備遁走司馬論功以公爲最

上晉公爵二等主其寺簿領賜白金一鎰而公解果冠褐寬博衣日從里父老課農桑虔賽禱談說先民仁義道德之事以風後進小生又嘗爲邑置邊豆若干供孔子廟祀葺治學宮圯敝者家所入什九與三黨四鄰共士民社稷尸祀之每鄉飲酒禮縣長吏校官弟子造門禮公爲大賓憲老乞言公偶陳孺人初能佐公拓業晚能佐公布德施惠而伯子鉉以才除內史考最得以其爵爵公孺人爲命婦如令甲已念公孺人春秋皆七十

衣繡乘傳過里門爲春酒介兩尊人眉壽余少弟與內史同官爲僚以通家之義修祝者辭徵余代言余往守隴右公邑在部中數過之乃不知有公未式其間今按公行事殊類漢卜式式以田宅財物讓弟脫身出第產破復數與願以家財半助邊持錢給徒民復欲與子男擊南越則義士也牧羊上林而羊肥息令緱氏而民便令成臯而將潛最則良吏也以治羊喻治民因時起居惡者輒去至言郡國不便鹽鐵而船算可罷請烹弘羊可致雨最後以不習封禪文章貶則直臣也或謂式將欲取之姑先與之盖急于求知而善于釣奇大抵賢知

之過耳今萬國無金銀錢又春冰賦古詩賦是賦詩也  
天子北款胡西北平夏西南定播東却島夷采權使四  
出言利析秋毫天下顛恐而患之夕不見旦略與漢同  
諸臣犯顏極諫十年於此以水投石殊不相入卽張公  
居諫議輔弼之位效式所爲末如之何矣當其盛年不  
以一官易一日養去如脫屣晚年表宅賜爵第虛號耳  
不損國家升斗祿仁不遺親義不後君無位卑言高立  
朝道不行之恥無自媒自衒博名高徼厚利之私賢于  
式遠甚班孟堅言式以壽終不聞有婦偕老如公公子  
內史待詔金馬門又非式子願一效節于呂嘉而莫可  
得者黃髮鮒背逍遙爲帝外臣君臣父子夫婦之倫各  
調于適各食其報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太史公傳  
貨殖曰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  
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人物如張公引而百歲可矣

梁典客壽序

古者天子父事三老兄事五更親袒割牲執醬執爵其  
尊寵如此而其人皆取有道夫妻男女完具者爲之余  
初疑其說有道則信然矣夫妻男女完具奚取焉比涉  
世深而後知古人制禮之意固非偶也天地無全功聖  
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故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知有所

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彼其夫婦男女不必完具豈道不足哉天之所賦人莫如之何耳夫婦男女完具而身以壽考享之此之謂戩穀此之謂純嘏盖余所游萬里所歷數十年所見人士大氏無慮萬數而僅得秦典客梁公焉公春秋七十高矣元配王孺人與之齊年合德有五丈夫子伯叔舉鄉書裒然魁秦士而少者爲博士弟子三秦豪傑推讓之孫若干人曾孫若干人石麟蠟鳳舞象食牛多而益善出而愈奇奚啻完具而已哉公爲家督脩父徵仕公之業而息之倍蓰什伯然不引爲己功有私蓄悉以均給諸弟女弟諸猶子待而

婚嫁者以十數事親孝老而遭喪扶服雨雪足爲繭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之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散之一國秦楚有大工作若水旱饑饉之災恒以身先雖嘗通籍於朝終不以其衣緇京洛之塵不爲刑賞所禁勸不爲名法所進退夜眠之所弭于于然晝覺之所遺徐徐然當今之世秦有一个臣開八袞事三朝位一品統百官清直之聲雖婦孺傳誦嚮往之天下一人而已然其夫婦男女何可望公百一公之所以諧夫婦宜男女養壽命者人道也夫婦男女所以完具無遺憾而以其麗眉駘背冥然有之者天道也人焉能與天爭

衡公殆天之私人矣

明天子受萬年之曆方登五十奉壽母御文子文孫福德古今無二下有魁壘胡耆之臣如公應之千載一時三台齊色卽一旦修古三老五更之禮舍公其安歸要之公畸於人而侔於天視老更尊寵亦溝澮雨集易涸之水也公猶子希贄爲公壽而徵言于余余言猶管窺天何足陳於天人之側姑以爲酌者先將可乎哉

黃典客壽序

余游吳越道無錫江陰晤黃氏諸君其人多豪舉任俠而龍田翁卜居金陵未及過從比仲第官博士主其猶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三十四

壽序

十二

自

子別駕家因與翁往還每爲余言翁長者余客金陵亦以別駕爲居停主人是時翁年七十有八矣談笑多聞疊疊蟬連時奮袂而起昂首信眉論說是非快意當前陶陶永夕明年翁再舉子而先有子若女各一人皆踰七十所舉白皙娟秀朗然若照乘明珠余時亦有幼兒善病知翁福德非凡使兒以父事翁希其餘庇今年翁八十矣髮未頽白食肉躍馬敵少年問所以能爾則家世受養生言得奇方良藥禮北斗祀呂純陽甚虔有消災度厄之法依陰陽數術推年命如章表儀夜中於星下奏之以祈年又善爲星知休咎趨避沾沾自喜致期

顧無難余觀古人行年八十以上行事可考者贊寧充  
史館王處訥談其生時得天貴星有列土侯王臨門訊  
之果然翁精日者言生必逢辰是宜壽胡廣飲菊潭水  
張忠餌石餐芝陶弘景杜光庭精符錄科醮翁好道服  
食似之是宜壽翁復有賢于古人者蔡義行步俛僕常  
兩吏夾持傳承諱言老自稱六十九孫嘉之尚爲令非  
其子不休耽耽祿仕疲于人役而猶壽若是翁爲典客  
未幾遂謝事優游林壑且五十年名利得喪不滑其和  
抑有老而貧者若林類榮啓期之屬有老而無後者若  
絳縣老人公孫永之屬天人之窮歡趣甚少翁右姓

大泌山房集

卷之二十四

壽序

十三

自

冠族生長脂腴子有孫孫有子皆國器家寶功緒方興  
金陵錫山扁舟往來應時偶變見形施宜周而復匝恬  
愉交養曼衍窮年由此言之翁壽信無量也兒從兩小  
郎後上觴而余代行詞家人語耳雖不中不遠矣

兩吏徐州倅壽序

言六十八熱燕之尚黑令非

長洲徐氏三世以進士起家至九列侍御史者凡數人  
而余所交往獨別駕父子別駕判東郡會其猶子侍御  
史方按山以東請徙吾郡見其貌穆如也聞其言斐如  
也其爲政精察而平恕齟然上下相信踰年而別駕尊  
人鳳石公以祝釐玄嶽過南新市中持一刺造余余倒

屣出迎見公乘籃筍角巾蒯屐從兩奚奴而來公嘗兩  
官州別駕倦遊乞歸邑之人不知爲郡別駕父又何知  
公故別駕也與之談涉然而精俛然而類差差然而齊  
余殊異之恨相見晚更兩月而貽余書生平慕李使君  
不減元禮龍門得奉清塵幸甚顧今年七十翻然而齒  
墮矣一朝之日也一日之人也而敢厭然有千歲之固  
不佞竊聞之觀人以言美於蔽黼文章聽人之言樂於  
鐘鼓琴瑟賜人之言重於金石珠玉願得使君一言沒  
且不朽余始見公頽而癯鬢髮華而容澤筋力越勁固  
宜壽既而悉其行事翔實而知公壽自有道也苟卿有  
言形具而神生好惡喜怒哀樂藏焉夫是之謂天情耳  
目口鼻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心居  
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財非其類以養其類夫  
是之謂天養苟不大狂惑者孰欲得恣而守其所不可  
以禁其所可哉口可劫而使墨云形可劫而使詘申心  
不可劫而使易意聖人者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不  
窮於物物不屈於欲文貌情用兩相持而長豎儒蔽於  
一曲闇於大理曰聖人不愛已忍情性慕溪利跂非樂  
而節用使必舍貴爲賤舍富爲貧舍佚爲勞此必不得  
之數也欲者性之具也性者天之就也闕然不具惆然

不歎五鑿爲正若熟若焦強自取柱弱自取束愀然而  
日不和是謂狂生狂生者不胥時而落故曰雖爲守門  
欲不可去雖爲天子欲不可盡欲不可盡可以近盡欲  
不可去而求可節余於徐公徵之徐公家於吳吳山川  
佳麗百貨之溱天下無兩而又累世名貴人其宮室臺  
榭疏房椽貌牀第几筵側載罍苙足以避燥濕遠垢氛  
而已卽斧成木構竹柳陶匏單藺籩簋不棄也百果百  
蔬澤量六畜仞積芻豢稻粱五味芬芳足以飽而已卽  
疏食惡肉不擇也鐘鼓在縣待樂而奏非童俵女需次  
而御清溪子夜白紵吳趨按時而作足以合歡定和而  
已卽聲色不及備不謂少也油碧之車青翰之舫其爲  
遊遠者數千里近者咫尺足以適觀而已不必極高深  
也其爲仕於晉於楚無負其職而已不爲名也長篇短  
詠口占筆記其爲詩文足以暢懷寄興而已不求備也  
與時偃仰柔從若蒲葦而非懼怯神氣王長矯如游龍  
而非驕暴當身之樂非所去身後之事非所營不收聚  
畜積而不加富布施稟授而不益貧疾而不搖遠而不  
勞處上而民不重居前而人不害志弱而事強心虛而  
應當保其精神偃其知見持老猶有善於是者乎老者  
休也休猶有安樂恬愉如是者乎余始見公頽而癯鬢

髮華而容澤筋力越勁固宜壽詎知公固有道者耶公名履道字汝正顏其所居之堂曰真適惟正則真惟真則適有味哉公之言也卽余所稱引舉積此矣

李州倅壽序

三代而上以孝治天下使人各養其老故子之於父母朝夕朝而慈以旨甘醴酒飲膳齊和滑膏之味必審於物寢起坐枉溫清向趾之宜必適於體紛帨刀礪鑄鏃捍避之佩必足於用蓋終歲動動南畝稻梁果蓏無一不爲養老計至歲晚務閒而諄諄相告語曰爲此春酒以介眉壽此婦子所以致其孝也其族則具筵几合兄

大泌山房集

卷之二十四

壽序

十六

自

弟設緝御洗爵竿薦燔炙奏歌嘏而以大斗酌之用祈黃耆其鄉則隅坐徐行辟車徒優瓌白醜酒剗矜擊鼓蹲舞以速諸父諸舅而祝之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此宗族鄉里所以致其敬也其在國則酒正稿人羅氏外饗樂師各共其事春夏秋冬異時深燕縞玄異衣燕射食饗異禮至於天子親執饋醕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而隆重殊絕於人臣無兩矣養於家養於族凡年老者皆然養於鄉若國非其人有孔昭之德音無斁之令儀莫得分半菽而饗焉世衰道微齒不必有德而養老之禮廢缺不講猶塵有存者今稱壽之儀是也其親高年則

子孫以生之日具酒食召宗族鄉黨交遊賓客更進爲  
壽其宗族里黨交遊賓客羔鴈筐篚貺遺問勞肩摩載  
擊張大以爲榮抑或徵文能言之士原本禮經比裁雅  
頌揚詡盛美遠近傳述若竹帛鐘鼎之名可以不朽如  
是者則尤不易致是非古養老於鄉於國齒德並尊之  
指乎宗人竹溪公少以明經高第判雅州治行有聲而  
子孫數十人後先斌斌起家文學舉進士登上舍爲茂  
才異等公亦自愛其不貲之軀尺寸之陰委之以歸歸  
可二十年而後稱七十目視不流而手神四溢步履若  
翔其族食指于其鄉十倍之長少訥訥一以爲父兄一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三十四

壽序

十七

自

以爲師保而謀以不佞之言爲公壽是舉也公以齒行  
其德厭於人心宗族里黨交遊賓客敬而愛之所謂桃  
李不言下自成蹊者也向使登年以載其毒或無本末  
經緯以期年者卽有權力封已養高第其婦子奔奏承  
事而已安能行乎閭閻之外哉夫富貴壽考康寧天也  
非人所能爲也而箕子獨歸之於人其疇曰予攸好德  
女則錫之福人之所欲天必從之然則古所重乎養老  
者人貌而天行者也宜標季之代不復覲已公爲鄉族  
所敬愛若是古卿大夫退居而可爲老更者其殆近之  
有如萬分一國家修明三代之禮憲老乞言必且虛東

序之位待公矣公與不佞爲宗人皆治詩不腆之辭屬  
公子孫拜而獻之竊取於行葦伐木之義焉

潘長公壽序

歲甲申余游新安注司馬昆季爲言里人潘景升才也  
因以余見景升旣相得甚驩恨相見晚景升因以余見  
尊人次公南仲蓋布衣而有俠烈士風南仲因以余見  
其尊人郡倅公郡倅公年八十矣而鬢髮健談噉愛幸  
少姬已見其伯子之伯子孝廉治公車業甚工其後景  
升與余遊真州因以余見其世父南伯南伯者卽郡倅  
公伯子而孝廉父也蓋一歲中而習潘氏父子兄弟者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三十四

壽序

十八

白

三世人多豪賢余所心推云去之寸有七年而郡倅公  
踰九十始卒孝廉蚤世會余有武林之役南仲攜景升  
過我余顛毛種種向衰矣而南仲慷慨任俠如故余謂  
景升而祖殆仙聖之種耶何其子之肖也南仲則爲余  
言鄙人固不及吾南伯南伯今年七十矣子其以先人  
之壽而壽伯氏請道吾伯氏生平梗略而子置辭焉先  
人不問生產而結客好施費無算伯氏受命如嚮晚官  
闈不以官爲家家歲入以時致之官所伯氏無少違也  
吾與伯氏同產伯氏事母程太孺人左右就養無方無  
祿太孺人卽世至今但言輒涕泣若孺子慕也丘嫂程

攻苦食淡以經事物于其歿也虛梁笥寄思少弟庶孽  
客死蜀撫字其孤迄用有成少治尚書游成均雅意進  
取而伯子登賢能書仲若季遞居南北太學上舍因棄  
去賈真州叔子能修其業復棄去隱于家伯氏節儉醇  
謹聞諍言輒掩耳走而吾亢直自遠好面數人過吾座  
上客恒滿聲伎不輟伯氏來與客同醒醉無幾微嫌也  
吾病癱在死法中伯氏日夜拊膺籲天天何厄善人所  
以調護甚備吾得無死伯氏力也伯氏于吾諸子以之  
恒爲才愛之有加等居常要束其子無妄費錙銖不則  
詬詈之之恒貲伯氏千餘金如實漏卮伯氏不問也郡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三十四

壽序

十九

自

大夫沈公舉伯氏爲鄉大賓不赴太學積資久可得一  
官亦不屑就吾儕小人所識伯氏家庭中事止此矣是  
可以祝乎余乃嘆曰有是哉伯氏非常人也昔劉向傳  
列仙其人多隱者皇甫謐傳高士其人多壽考或稱以  
仙去覈其行事要皆孝弟廉讓不詭于聖賢非直導引  
服食以爲功逃入絕世以爲名而已信如君言伯氏行  
舉天性平易恬淡衆邪闕除正氣常存超遠姿微其于  
壽也有餘地矣是何難爲郡倅公而又安事余祝南仲  
肅然避席而謝曰吾伯氏庸行乃合于大道請歸而以  
伯氏爲師且屬景升小子從我酌大斗誦是語也以侑

又  
明興功德之盛函五登三中黃太紫與天罔極而享國  
長久無如

世宗至今

皇帝御萬年之曆巧曆將莫得其凡太和穠郁含生禔  
福元老宿德相望于朝年位俱尊奉詔存問者史不絕  
書而田野間亦多黃髮兒齒之老誦說太平爲神化丹  
青不在公卿下不佞所知則有新安潘長公云始長公  
七十其猶子景升徵文爲壽又十年長公稱八十犬馬  
齒亦六十有四矣而名日損才日退景升猶以夙昔之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三十四

壽序

二十

自

故屬修辭業已愧前言不足名長公百一今舌若捫而  
腕若掣矣問長公起居食息言語行事視十年前不殊  
盖安而行之若忘卽令長公自名不可得而何有於不  
佞而景升固欲得之無已有古人年事與長公相方者  
請以爲况柳公度未嘗以元氣佐喜怒氣海常溫沈麟  
士織簾誦書口手不息耳目聰明胡昭外同乎俗內秉  
純潔心非其好王公不屈此其年皆八十明著于史傳  
長公行事似之可以壽矣景升曰昔者吾太父別駕公

年踰九十房御不衰今吾從王母方孺人者百歲家固

世德世壽吾世又童而登之何問外人且八十五世父

所自有何足以久特聞不佞謂景升子以子世父爲子  
之家壽不佞欲以子世父爲人人壽其可乎昔齊景公  
問麥丘封人年幾何曰八十五矣公曰壽哉子其祝我  
曰使君之年長子孫宜國家公曰善哉子其復之曰使  
君之嗣壽皆君鄙臣公曰善哉子其復之曰使君無得  
罪于民公曰安有君得罪民者乎晏子曰疏者有罪戚  
者治之賤者有罪貴者治之君得罪于民誰將治之公  
曰寡人固也賜之邑唐開元帝東封于伯龍者年一百  
二十率其孫子各年七八十見上曰臣神堯皇帝之臣  
也荏苒歲月得至今日復事郎君上笑而憫之賜袍笏  
優卹有加以彼褐父田庚得望見至尊而效一言用其  
說顯其身主德彌光長公生

世宗朝快覩神孫壬午而後三行大賚高年拜賜無

算獨引見禮尚有待耳有如一且諸子孫從公入朝長  
公能呼人主郎君能如麥丘人風諫乎景升以告長公  
長公曰伯龍草野倨侮無戮爲幸老夫竊比麥丘稽首  
天子萬壽而致三祝雖然朝政多闕內外臣工言之舌  
敝何以野老爲不佞曰朝臣近而公曰

上多猜故多不納草莽臣爵祿所不詔刑罰所不加聽  
者無成心庶其改繹不見商山四皓壺關三老事乎感

動轉移捷于朝臣多矣夫麥丘之受封伯龍之獲賜皆是故也千載而旦莫遇之願以長公之壽壽吾君吾民景升以告長公長公曰野老徼三朝寵靈緩須臾無死敬服膺使君之言

### 鄭長公壽序

漢使過河東見一女子杖老翁翁受之甚恭問曰吾子也授以神方服之不精致此衰老故杖之使之年曰一百三十歲兒纔七十餘耳事載神異錄不必實有至趙熹爲太尉胡廣爲太傅年皆八十母尚在口不言老史不記母年定百歲人是母是子漢多有之豈其治近古

大沁山房集

卷之三十四

壽序

三十一

自

醇龐敦固之未漓而人有鍾美者與吳鄭長公有母九十餘矣而身七十其第次公亦六十長公神挺而色腴雖受却老方者不逮兄弟皆母同產非若趙胡之母繼也卽位不逮太尉太傅遠甚而天性至親其樂勝于南面王天下何論三公國家多吉祥善事軼漢而上觀鄭長公可知已長公外生程生請所以爲長公壽亟問長公何修而臻此生曰舅氏少奉父命賈楚業駸駸起而聞父疾亟歸已聞計扶服千里哭極音絕而嗟旣自恨以遠遊失之於父悉以業授次公而獨居子舍養母惟所欲或先之或後之母大耋不衰與河東女同則善養

志之效已母好施歲荒出千金助賑中丞檄旌其門而辭曰不可母之德也始年十三郡訛言寇至負其弟踰廕而走之野不辭重腿尺布斗粟無所私七十年如一日娣姒化之交相爲讓初艱于子納方氏姬已知其名家女却之遂以所聘爲奩資勑宗祠建義舍葺宗入室不戒於火者爲之償責爲之返所鬻子爲之衣寒食饑爲之舉婚治葬爲之解紛息爭而終不居德其生平大鄙如是求佞改容而嘆曰善哉長公之能壽其身以長有此壽母也按史熹少報仇而仇家疾釋之去與韓仲伯數十人攜小弱避兵出武關仲伯婦美慮有強暴將

棄之以泥塗面身爲挽鹿車逢更始親屬饑困與以所裝縑帛資糧人主嘉之婦人亦懷鄉之恩初陳留郡缺職尚書史敞等薦胡廣柔而不犯文而有禮不矜其能不伐其勞已貴約身率下食脫粟飯謝事乘敝牛車晨發追送盈塗不能得見家舊貧狹庇廕草廬兩人資適逢時位至三公其母得附名竹帛而長公以市井草莽之臣將母每懷靡及內行醇備白首不忘孺子之慕所濟久利物校熹廣過之令生當漢孝弟力田設科修臨雍拜老故事母至孝且扶玉杖冠進賢與天子揖讓升階三公設几九卿進履禮遇尊顯曠世一邁貽親令名爲

馮勤母入朝勿拜御者掖上殿何羨熹廣母子乎程生  
曰不腆下邑長吏博士稔知舅氏書其名於旌善亭鄉  
飲酒禮禮爲大賓通國之人慕說之方司徒達尊也鮮  
所許可紀於家乘張諫議直臣也錄之邑志董學使舊  
史官也顏其堂曰秩斯今復爲先生所稱說無窮之聞  
日引月長又奚必服神方而甫躋上壽乎哉請述先生  
之言以侑舅氏觴長公固謝有母在予何敢專承之率  
其外生父子而進諸母曰微母氏之訓何得今日母咳  
而勞之兒老矣無以筋力爲禮復以觴賜之而後舉程  
生父子之觴

大泌山房集

卷之二十四

壽序

二十四

鄭次公壽序

孔子采十五國之詩以正樂于鄭得二十一篇而子夏  
序其事毛公衛敬仲足成之其所美刺君德之汗隆國  
政之得失士習之醇漓居多涉中冓者財二三迨延陵  
季子使魯觀六代之樂爲之歌鄭亦曰美哉其細已甚  
而紫陽一切比于桑中濮上之音固矣吳隱君子鄭君  
家新安來往金陵而不忘其受姓所始以鄭之圃澤多  
賢也自名以澤而字于榮別署夢圃居士蓋眷眷宗國  
之思焉先世受什一君兄弟息之有素封名而專以賑  
施貧乏卽非所知一旦有急叩門必曲爲地四方人爭

交歡君雅俗無所失至故舊贍恤殷勤尤備更折節爲  
儒儲圖史萬卷爲寶墨齋而與學士大夫日諷詠揚榷  
之標鑒通晤器局方整感物造端言成文章而容貌若  
愚乃若荀晞之千里牛樓緩之五侯鯖所弗屑也比年  
吳越大水繼之以疫相廩而舖餒之已按古方有驗者  
爲藥石療之所全活無算授子經爲茂才異等知交多  
名士會以二月六日行年六十賓客友朋素喜好君與  
年行小後嚴事君者述君生平大致而語不佞君子相  
送以言小人相送以財吾輩敬愛鄭君願爲鄭君壽財  
固君所有且不可以小人事君子惟使君壽以君子之

大沙山房集

卷之三十四

壽序

三五

自

言夫言之足風者莫善於詩善哉鄭君之不忘鄭也則  
請歌鄭以侑觴其多才而美且仁也宜歌叔于田其具  
三德而稱邦彥也宜歌羔裘其贈來問順報好而徧也  
宜歌雞鳴其不以貧富踈迹易交情也宜歌風雨其以  
經術義方玉子於成而知類通達蔚然譽髦也宜歌東  
門蔓草溱洧諸君之好德無已也宜歌緇衣謂之鄭志  
其誰曰不然抑有鄭故焉垂隴之會鄭七子賦詩觀志  
子大叔不賦蔓草乎鄭國爲命世叔討論夫豈不義而  
言之而趙孟亟稱爲數世之主也以詩諭志以言贈人  
以得名爲得壽紹明孔子采錄鄭風之旨則鄭君今日

之事可識也已客更端曰鄭有列子居鄭圃其道貴靜  
貴虛所稱林類榮啓期之屬皆九十百歲老人要以靜  
虛爲宗故列子御風而行雕琢復朴塊然獨以形立公  
孫朝公孫穆者窮當年之樂自任以善治內物未必亂  
而性交逸東里子產莫能難也說者謂與真人居而不  
知鄭君行事近兩公孫而能以壽是必有道可得聞乎  
不佞謝曰昔列子與南郭子連墻二十年不相請謁有  
自楚來者問子與南郭子奚敵列子與弟子四十人同  
行往閱而南郭子指弟子之末行與言其徒駭之列子  
曰得意者無言盡知者亦無言用無言爲言亦言無知  
爲知亦知無所不言亦無所言無所不知亦無所知諸  
君子之游於鄭君也其人不啻四十其年不啻二十而  
不佞自楚來聞鄭君於諸君之口又安能知之又安能  
言之少而受詩竊懷怪於訓詁鄭風者得鄭君名字與  
其行事比物醜類曠若發蒙第言吾所知者而已

吳太學壽序

吳爲新安著姓而海陽則商山最著商山一曰上山商  
山之吳可數千人而內史鳳泉公最著內史子九人九  
人之子若孫無不五六人以上方繩繩未已也而皆饒  
於貲久於年篤於行誼長於文學余因友人俞羨長得

交尊尼尊尼內史之孫司城之適子也軀幹魁岸匹練不能製一衣有儻容儀眉目清淑鬚髯踈秀聲吐洪暢與之言深切事情雖經營四方者不能及闕達不設城府重然諾哀困窮之士緩急有求輒應士無不服慕願從遊杯酒燕笑人爲醉心而中有方格鑒裁淄澠不淆余因尊尼見其叔父康侯幼時幼沖從第師利公隆輩咸有才情器量吳氏世不乏季子財一兩人耳安能與商山較衆寡蓋山水所鍾美世德所醞釀家訓所漸染多且久矣于是尊尼行年四十諸善尊尼者過余徵言余惟吳伯子生平所尊事惟曰仲尼而以爲字服膺不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三十四

壽序

二十七

自

忘仲尼不云乎四十而無聞不足畏已又曰四十而見惡其終也已蓋人生四十曰強至五十卽曰艾修行立名非強有力之時不可聞之有無人之欲惡仲尼必以四十爲限良有以也尊尼位在縫掖而薦紳長者折節而體貌之士之負意氣善文辭者樂而就之其有不能自存者藉賴之其宗少長同聲而稱吾家佳子弟其里之婚姻鄉黨同聲而稱此吾鄉善士其往來江淮間千里誦義無窮四方豪賢耳其名懷刺造門請謁以不見爲缺望可謂有聞可謂在彼無惡在此無斃矣夫非仲尼所嘉與者哉仲尼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精神德性

堅固渾全過此以往大而化之非有未竟之功也尊尼  
爲人有深識有特操引伸習熟以進德以養生卽百年  
猶之今日寧有二道乎客斂衽言曰尊尼字吾曹時時  
在耳迺其力行不倦非託空言古者冠而字之成人之  
道也成人該乎期頤矣訓詁家曰字者所以崇仁義序  
長幼又曰小國貢輕字之也大不字小字之爲言愛也  
又曰字者孳也相生無窮尊尼不負命字之義可以志  
愛可以長生成人之道莫備乎是遂書之爲尊尼壽

又

余嘗觀晉書阮嗣宗仲容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三十四

詩序

三八

目

而南阮貧七日北阮盛曬衣服皆錦綺粲目仲容以竿  
挂大布犢鼻於庭人或怪之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北  
阮雖富其名無得而稱焉所不足論竊怪嗣宗父司空  
軍謀祭酒仲容父武都太守其子何貧若是貧者士之  
常欲以曝衣相傲是猶未能忘貧未若今吳非熊之于  
尊尼兩相得且兩相忘也尊尼家世素封自其王父內  
史公以來益饒而非熊稱貧士以文學知名尊尼雅好  
之非熊無服屬爲兄而尊尼第事之居共室食共器衣  
共桁出而籃筍畫舫千里不宿糧不問館客來行酒賦  
詩選伎徵歌申旦不休累日不倦經年不改彼無憾容

而受忘其所自來此無吝色而與忘其不必爲己識者  
兩賢之尊尼忘其富并使人忘己之富忘人之貧并使  
人忘其貧豈惟非南阮所及卽北阮不能超然形迹之  
表未足多尚矣雖然有可忘有不可忘不聞客之說孟  
嘗君者乎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  
人願公子之忘之也一日非熊過余竊聞使君之論吾  
兩人也吾何能忘尊尼顧尊尼居其可忘奈何余請更  
端其說古者自仁率親自義率祖繫之以姓而弗別綴  
之以食而弗殊蓋以祖考之心視其宗人無衆寡大小

一也南北阮宗人而貧富迥異不聞富者罔其貧而令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三十四

壽序

三九

自

貧者忌其富葛藟不庇本根睦族之謂何君子疾沒世  
無名不蓄貨財而寶仁義令聞廣譽施於身豈以千駟  
萬鍾哉北阮汶汶坐不知此尊尼自得子而人被之以  
令名施于無窮其爲不忘也大矣吳氏聞而興起人人  
爲尊尼則一家興仁讓海陽富人聞而興起人人爲尊  
尼則一國興仁讓猶之秦無盧燕無函夫人而能爲也  
其爲忘也大矣非熊曰善會尊尼東歸年正四十以余  
語告其宗老爲尊尼壽且以爲吳氏壽雅有之旣見君  
子德音孔膠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彼君子豈德音是覲而名自歸焉愛者以心似忘似不

忘藏愛者以心似不可忘似可忘兩人之謂也

論語

程太學壽序

友人吳伯乾最善其宗第伯章以伯章見余神儀明秀通涉雅俗對之令人快然已而離席請曰邑田溪程太學者伯章婦翁春秋六十矣幸得先生言爲壽余問伯乾太學何如人伯乾對曰太學爲周程伯休父陳程靈洗苗裔其名經邦其別號虛宇好相地之術三十而失其偶遂不復娶以家督治家人產倍其先程鄭而分授六第甚均服食蔬素爲人解紛息爭而無取小子所識止此矣余爲之頊頊不自得也蓋余高曾王太父得吉

大沁山房集

卷之三十四

壽序

三十一

行

地以葬談者以余父子兄弟並通朝籍有所從來而先通奉窳窳之宮形家多言不利余憤憤不愼其始迄今不能遷不能奉先人義方以化誨諸弟數貽謫缺身踰四十而甫舉子屢置法相宜子者五十已衰長程君四歲龍鍾殆甚以此三者愧程君夫古人胥宇相陰陽觀流泉卜其兆宅而安厝之可謂重事然其術難精山川而能語地師當無食所惟君之無勝侍和兄弟也加人不啻數等矣楚項之雄也而流涕於虞兮蘇中郎之節也而昵就於胡婦周顛之精進也而致累於有妻闕伯實沈之隆古也而不相能於曠林二許之有人倫盛名

也而排擯於私情漢文之仁厚也而興謠於尺布斗粟如程君者不亦難乎善乎程君之以虛宇自號也虛者聖學之所謂克己寡欲釋氏之所謂空諸所有道家之所謂清淨無爲也彼方以筭珥粉黛爲血囊而何復近之倚戶而觀化策不鼓盆而歌驚世駭俗耳方以金粟玉帛爲塵垢豈顧以市心加于天顯之上王子威李孟元何人哉儉以自奉而與人無競且使人無競皆是心也是以不忤不求不逆億不適莫不爲緒使不爲物絃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深根寧極而待壽莫美乎是兩吳生蹶然而起謝曰小子今而後知虛之道大也與天地並豈惟程君拜嘉伯乾名士元伯章名明煥與程俱吳中冠族世婚姻若朱陳然

朱太學壽序

汪生承志介其宗人永叔乞不佞言爲婦翁朱君壽不佞問曰君何所人曰海陽朱爲冠族君爲誰曰其名應祥其字旋甫曰朱氏故多高貲賈人吾聞其名矣旋甫何如曰家素封通國指不數僂也然而手不執算若無訾省然自奉非若寒峻然曰朱氏故多才人吾聞其名矣旋甫何如曰博聞強記入太學太學師稱之未嘗一日廢書旁及古金石文字數舉不第無愠色亦不輟業

所居一室踈簾鬆几日陳其宗器率三代物同志造門  
鼓琴對弈焚香瀹茗行酒賦詩而已曰朱氏故多俠士  
多獨行君子吾聞其名矣旋甫何如曰上事父母中事  
兄弟出事長上無間言賤則臧獲踈則里黨遠則朋舊  
無異議其偶李碩人與之儷德無儀無非小子辱在館  
甥習見之如是止耳莫能爲之名不佞聞而爽然自失  
也以不佞所交朱氏數輩名灼灼人耳而今乃始知有  
旋甫旋甫其游于漆園鄭圃之樊者哉養生主曰爲善  
無近名駢拇曰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爲殉一也魯  
孟氏問楊朱人而已矣奚以名爲而矯性情以招名若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三十四

詩序

三十二

自

建鼓而索亡子往往在賢知之過彼其聰明睿知給數  
以敏四顧而物應蚤作晏罷觸景動則淵淪天飛隨念  
遷則焦火凝氷日計不足月計無餘名成而身安在哉  
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也張毅走高門懸薄也  
要離荆軻聶政侯生報知也鮑焦抱木申徒狄投河介  
子推燔林尾生溺梁下爰旌目餓柱厲叔從難也其操  
不同其殉名等耳朱君所不足非財也人富而仁義附  
焉以此求名孰違之所不足非知也知者謀無遺慮以  
此求名孰去之然而君學足以達古今則已不求名博  
文足以暢情則已不求名高田廬足以居食器用足以

自給園亭足以寓目則已不求名富事親從兄無失其職則已不求名孝友三黨四境慶弔酬往無失事有無通共無失所則已不求名德秉物以游心託不得已以養中不舍種種之民而悅役役之佞心和而不出形就而不入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是非養生之經與憂患不處年壽長矣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輪扁七十而老斲輪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不失毫芒鬻熊九十坐策國事林類百歲披裘攝穗並歌並進職此故也永叔問曰今朱君無名不更以久特聞乎不佞曰不然鬻子有言去名者無憂老子有言名者實之實名胡可去名胡可實但惡夫守名而累實者故守名逃名其於非養生一也汪生起謝曰子之言宏矣媿矣丈人何所受而臻此小子書而誦之以稱壽私問其所以然請待異日更就子論

汪君壽序

大泌山房集

卷之二十四

壽序

三三

自

古唐有汪敬竹君者其先財雄閭左而中葉漸落君年十有四以光復爲已任遂舍章句之學從伯兄賈江淮吳楚間業日起無何伯兄卒父母傷之君就養無方卒以壽豈終兄子長矣與之同業得游太學有侵上世丘墓者族憚費不敢訟言君身白于官神人協和里黨姻

戚貧苦患難必爲權濟救解貸不辭負不責或已負復貸或更負更貸應之如初年甫艾卽以政授筦籥者躬菲薄祛織靡而教其兩子夢蛟夢鯤爲儒皆有聲與其偶孫孺人偕老相莊姬侍他無所幸而孺人能執勞以佚君兩子請之宗伯署君儒士章服禮秩等于薦紳大夫而君春秋七十子壻程安國屬余言爲君壽余以竹喻傳記所載竹事諸奇詭不具論言其近理著明者竹有子毋是名慈竹漢時生白虎殿作孝竹頌又大液池竹數十叢牙笋未嘗相離呼爲義竹則君之事親從兄是也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于言原之長也山

言基之固也苞言本之叢緻也竹得山川之氣而本茂條達則君之復先人兆以鍾地靈而子孫蕃碩是也秦地有鄠杜竹林號陸海焉渭川千畝竹與千戶侯等則君之治生是也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何學之有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不益深乎則君之教其子若兄子是也伶倫採嶰谷竹爲律呂而汶陽之篠孤竹孫竹陰竹之管因之惟其和耳諺曰東家種竹西家治地滋蔓蔭庇同焉皆得則君之利益人和諧于俗是也羊道乞土宜於楮瑤與竹一竿曰東南之美惟是有節幸堪歲寒王子猷所至種竹

曰何可一日無此君至于下拜郭璞謂竹來風防露上  
合下踈每日出羅紈金翠春光秋月隔林而望若花開  
隆暑赫曦但有涼氣張焉竹中爲屋王右軍造之不見  
稱竹中高士辛仲宣竹斲貯酒烹笋食之令二物常相  
並則君初貨殖而晚受命深藏若虛見素抱樸是也禮  
曰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  
筠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衛武公德以年進詩人以綠  
竹歌之始則猗猗旣則青青終則如簣道盛德至善其  
年殆百歲易之震爲蒼筤竹震東方也帝出乎震萬物  
受生以余所聞敬竹君之行庶幾舍虛中以象道體圓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三十四

壽序

三五

自

質以儀天者乎備矣盛矣樂則生矣夫竹六十年而絳  
六年而復君今復且十年生生不已必得其壽豈非天  
道人事兩相符者哉安國起而謝曰吾乃今知竹之可  
敬也外舅敬竹其得趣深非陽浮慕之而已請書此言  
竹簡使祝史誦之而取沛上之冠葛陂之杖柯亭之椽  
慈母之簫桃枝之席六角之扇妣胡之笱袁弘之笈戴  
良之筥練實之食宜城之醕克庭實焉

潘長康壽序

昔者天錫洪範九疇九五福一曰壽以八疇脩舉人事  
究於九而壽又居九之一豈非天所珍重不可希覬之

數哉余於交遊中見潘氏父子兄弟若汀州別駕光祿南伯處士南仲或躋耄耄或隣期頤年德俱邵萃於一門無乃天之私人耶抑何盛也今復有太學長康先生云長康汀州從子光祿處士從弟八歲失父孺慕極哀而虞傷母心陽爲歡端慰解之庶母弟甫脫襁褓衣食相共出入相將里人目之孝童弱冠入太學無幾何卽予寧歸養構棲閒別墅藻玄閣藏書萬卷其中諷誦丹鉛手口並作族兄少逸秘書詩賦有聲於時爲植蘭園締社倡酬庶弟產中落贍之終身施及孤寡三世如一日所周急貧宗甚衆諸昆弟子姓羣聚娓娓以孝友相

勉卽有違言必調諧如初而後已四方客歸汪司馬公如市或膝席而迎獨重長康不寇不見據左坐賓王談諧數番金城湯池殆無可攻之勢方司徒公三達尊也重先生如司馬郡守徐公屬校昭明文選特爲詳盡至以鄉飲賓禮之則不應晚結八老會言行務歸長厚而讀書猶少年不休曰吾聞之李琰之所以好讀書不求身後之名但異見異聞心之所願欲罷不能耳子伯仲爲邑諸生爲太學生有孫有曾有玄佩青衿傳素業數十人而七十復舉一子穎異有成人度繞膝摩頂負劍辟囁詔之致足樂也行年八十耳目聰明却杖而步人

疑其有却老方將軼諸父兄而上之而歛銳匿采顏其室曰壽櫟以爲不材之木全其天年含德之厚不可測量矣諸從弟從子若孫與其子孫百有奇以班稱介壽觴而謀於余將若爲侑余卽先生命字長康之義以疇發明之五福曰康寧三德曰平康正直庶徵曰身其康彊家用平康皇極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福本於好德非德則不康不康則不平不寧不彊其人無可好而不錫之福雖有壽筭益先生生平一秉於正直無作好惡沉潛高明剛柔適宜是訓行皇極之言者其子孫且逢吉其家且平康而於身之康寧何有余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三十四

壽序

三十七

是以知命字之義卽先生所自爲壽者也蔡氏分皇極疇爲八章以無偏無陂而下爲詩體歌詠協其音反復致其意使人恍然悟悠然得會極歸極不知所以然而然其功用深切與周禮太師教以六詩者同先生長於詩諸從斌斌文學士請演疇而韻之登歌加爵先生旅酬時必且祝曰凡我宗盟無淫朋比德用昭受敷錫五福相爲賜也舍是又何操焉

量矣汪士能壽叙

汪伯玉先生以文名天下其母弟仲淹從弟仲嘉肩隨

之而又有從弟士能分鼎足焉士能工於詩豪于酒而

好任俠已然諾喜客客遊于三兄所或時不給則士能  
具供張積日累月無倦當筵授簡與客賡和客皆驚嘆  
夫髯也以爲雄于貲耳而多文爲富若是士能益自喜  
新尊潔之奉客而酌大斗自壽蟲飲或至石餘又善爲  
吳越新聲含嚙姿態分削節度窮極幼眇諸善歌者莫  
之屬和客復驚嘆夫髯也以爲奮厲猛起丈夫耳而嫵  
媚若是四方之客聞其名思附離之者日進資用稍訖  
已仲淹卒司馬繼之獨仲嘉相依而萬斛之舟覆于江  
萬石之貨蕩于汝後先所喪凡數千金晚幸舉子子桓  
美秀而文篤志於學摩挲愉快耳而仲嘉復卒每言及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三十四

壽序

三七

三兄潜然沾襟復酌酒自寬客召之飲不醉無歸婦若  
小婦復卒旁絕勝侍外無他幸醉卽引枕而臥醒則沉  
吟爲詩風調骨格無減於昔其族衆數萬人貴者富者  
有爭閱雖官府法令莫能屈折而恒聽士能之一言排  
難解紛終不任德受謝僮僕或以絕糧告取鵬鵠裘付  
之而已故所知交爲達官不通名謁間有過存謝不見  
余永乏秦晉越蜀江北河南無一牘加遺比年流寓金  
陵廣陵而早暮相慰藉也會春秋七十余酌而語之曰  
昔者東閭子嘗富至三千者再而未嘗富一人故不免  
於丐貸君所生養人藩飾人顯設人者不啻倍履東閭

而未路屢空何也士能曰不然不聞北宮西門兩子耶  
造事而達非知得也造事而窮非愚失也天也不聞荆  
人耶荆人失弓而不肯索荆人失之荆人得之可也不  
聞塞翁耶得馬安知非禍失馬安知非福也不聞魏其  
侯耶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憾也且物亦何常之有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無定色也漸蘭則芳漸鮑則臭無  
定臭也東家之西西家之東無定方也冬凝爲冰春釋  
爲水無定體也江南爲橘江北爲枳無定性也在北曰  
狐在南曰貉無定名也吾行年七十所歷榮悴殊狀其  
來不可圉其去不可留日夜相代乎前而不能規乎其

大沁山房集

卷之三十四

壽序

三九

始吾何庸較今昔生悲喜爲古人知之故曰天地豈私  
貧我哉故曰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得者  
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入帝之懸解吾未  
之逮也而有志焉耳余乃爽然自失揖而謝之君達人  
也而楚儉以恒情窺測固矣君掀髯大噱吾與子年相  
若子飲吾酒吾爲子歌交相樂也交相壽也度吾醉欲  
眠子且去

而未路屢空何也士能曰不然不聞北宮西門兩子耶  
造事而達非知得也造事而窮非愚失也天也不聞荆  
人耶荆人失弓而不肯索荆人失之荆人得之可也不  
聞塞翁耶得馬安知非禍失馬安知非福也不聞魏其  
侯耶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憾也且物亦何常之有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無定色也漸蘭則芳漸鮑則臭無  
定臭也東家之西西家之東無定方也冬凝爲冰春釋  
爲水無定體也江南爲橘江北爲枳無定性也在北曰  
狐在南曰貉無定名也吾行年七十所歷榮悴殊狀其  
來不可圉其去不可留日夜相代乎前而不能規乎其

大泌山房集卷之三十五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才難篇

甚哉才之難也少陵青蓮詩各有至有不至文則俱未也此猶兩人耳蘇端明詩使事縟贍行文若未嘗讀書者此猶兩端耳詩一也杜獨短于七絕李獨短于七律杜十篇以前難入李百篇以後易厭齒角足翼天不兩界矧于賦才惟不諱所短而善用所長故長可以蓋短而高步一時聲施千古今吳王百穀先生者海內無論知不知皆曰才子也耳所洽聞口能述之心所彊記手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三十五

壽序

才

能運之其樂府古選漢魏六朝其律開元大曆其長歌常侍嘉州其賦上下淵雲庾謝其序論記說贊頌箴銘諸體出入兩京唐宋八家其雜紀小纂宋梁二劉名理清言晉之晏弼徵事博古齊之憲摛其行草篆隸新意古則相資錯出東南數千里金石竹帛得隻字如拱壁繡袞環金閭而家者賴以衣食不佞服慕先生才非尋常文人可及先生年稱五十始得奉杖屨以從于今三十年益稔其爲人少年軒舉北過胡姬酒樓暖燕玉趾赴屣南渡桃葉宿長干自度曲被歌聲按節起舞博奕壺矢終日同人醒醉則司馬長卿禰正平周公瑾袁彥

道羊祖忻其人也牛儉狗屠酒人劍客吹蕭販緇賣漿  
織薄射獵椎埋之屬名姓不問肝膽盡傾時而嘯詠時  
而齋咨涕洟時而喑鳴叱咤則柳下荆慶高漸離竇嬰  
灌夫其人也然諾不侵患難不避炙雞絮酒不問喪主  
則魯朱家徐孺子其人也所至王侯卿相長揖爲上客  
卽閭閻知交貴在日月之際終不肯留東閣觀奇士不  
合己者弗能忍見面折過善媿人則朱雲汲黯龔遂其  
人也暴足公車掉臂金馬絕交書至徵辟不敢加則嵇  
中散其人也花竹秀雅風月清佳爐香茗椀擁萬卷自  
娛倚樹而吟據梧而眠其覺于于其夢遽遽則鄭圃漆

園其人也既有勝情復饒濟勝之具小笠短衣胡床蠟  
屐窮高極深弔古探微樂以忘饑則向子平謝幼輿其  
人也慕父母如孺子事嫂如母事伯兄如父子從子如  
子則翟方進孔奮其人也明習故實周知利害借箸而  
籌捫蝨而談受命如嚮然不與肉食爭能排難解紛而  
無取則弦高魯仲連其人也見一善盱衡扼腕遇一才  
揚眉抵掌牛醫馬走綺紈之子介胄之夫經所評目胥  
成令器則郭有道鄭當時其人也鄉里小兒狎侮欺詒  
攬秘揆枕俗吏不悉本末抑有待以橫逆者一切虛舟  
飄瓦視之則伏湛直不疑其人也天地蘧廬殤子非天

日制歲修禮固有之蓋丁年而冢羨旌祐都具則陶元  
亮趙臺卿姚元之其人也十笏屠蘇六時梵唄諦四諦  
戒五戒火宅蓮花生筆舌間則白香山劉離垢其人也  
夫先生雖頎然七尺而長貌固山澤之癯也何多才乃  
爾少而任達壯而矜節強而溫文艾而沉冥耆而委蛇  
不知老之至矣異哉王先生奚啻柳惲才藝足了十人  
周顛空洞容數百人而已哉天鍾美於是莫知所由來  
矣先生布衣交周帥誠者進曰使君稱先生甚備竊有  
更端先生歷三朝享大名取精多用物弘矣喪一姬復  
一姬進姬筭而侍先生恒言不稱老爲之生女曰行且  
得雄賤子按方書切人脉何可勝數如先生健者殊鮮  
豈其有天老軒皇之圖彭祖少君之術乎不佞粲然而  
笑先生不朽大業非曰能之願學焉子稱先生其小者  
雖欲從之未由也已不佞固異先生才天授非人力也

張先生壽序

友人潘景升以才聞吳越間籍甚而所嚴事者里張先  
生先生與其尊人南仲甫若世父諸叔童稚相友善不  
殊同生今年尊人與先生後先稱老景升旣徵文四方  
賢豪長者爲尊人壽而復請所以壽先生者于不佞不  
佞讀其言而善之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朝廷

軍旅狻狩道路無不尚齒此猶同等也莫尊于天子諸侯而三老五更親爲之袒割饋醕巡狩先見百年者先揖讓七十者而後及爵若曰猶吾親云耳所以教民孝也景升愛由親始推及其師祝鯁噎酌大斗而祈黃耆禮與親等爲其近親也此一善也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樂其耳目父母所愛亦愛之父母所敬亦敬之張先生于南仲甫羈舛白首稱莫逆交其心志耳目所樂孰大于是以父之觴觴先生兩家子弟迭前爲壽南仲父顧而樂之修爵無算聚順承歡可以永年此一善也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弗親今弟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三十五

壽序

四

子之於師亦何薄也富貴貧賤交情乃見事師所不類此者幾何而張先生逢掖淺帶老儒耳無勢力可奔走人景升湖海之豪鮮所服下獨敬事先生不忘居恒曰吾師乎吾師乎既有旨酒以介眉壽父師無所隆殺此一善也不佞不識先生而深知景升先生能爲景升師能使景升久而不忘能知弟子之賢如景升者而樂育之以有聞于四方此其人豈易與哉景升之述先生曰友於兄而子其孤食而殺之如子外舍兒乾沒父資付之不問而無德色爲諸生數奇不售於有司家中落而無慍色有三子或業儒或業賈皆有樹矣而無喜色邀

遊山谷間却杖而步後進問業疊疊令人解頤飲酒可  
數斗竟日夕不假寐而無倦色薦紳大夫田庚褐父下  
逮扈役廝養人人相歡而無失色則先生之所自爲壽  
固有道也景升又言張少宰南榮氏者爲先生從兄弟  
嘗同席研書少宰雖貴爲帝師年財踰艾以今觀之所  
得孰與先生多南榮氏者不佞同門友也景升爲師壽  
爲父之友壽不佞爲友之兄壽爲友之師壽孝以類錫  
禮以義起於景升竊比焉

汪仲公壽序

嘉靖慶曆之代新都汪司馬文章司命而母弟任子仲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三十五

壽序

五

才

淹從弟太學仲嘉司馬殆難爲兄余奉三君子清塵遠  
者四十年近者三十年犬馬齒幸周甲子踰七而司馬  
仲淹墓宿草終二星日與仲嘉晤廣陵散朗軒舉不減  
壯時已別余入嶺南覽羊城龍編尉佗陸賈安期生葛  
洪諸勝蹟而歸春秋七十矣世衰道微人鮮全德天鮮  
全福而文人爲甚如弇州所談十命幾何得免要未可  
盡委於天之未定也約有三蔽焉激昂慷慨負材使氣  
凌厲狎侮風止詭越不概中庸或管窺一斑揚揚滿志  
若曰靈均以來此秘未覩所至傲倪旁若無人倚酒爲  
狂揜袖罵坐雅俗共厭誨妬罔謗此爲一附羶逐臭之

夫行卷克贄上書誦德揣摩結驪以倚門之態供掃門之役造請關說冒干貨賄或乃舞知唇舌筆札之間雌黃流品指刺得失南箕貝錦譎張爲幻白簡抨彈爰書坐率爲世大侈此爲一次壞落鳧貧賤無聊六親見擯鄉里椰榆鬱而成愁蓄而成恨激而成躁牛衣鮒靼涕泣時有或乃恣情伐性之斧寄命腐腸之藥欲以解憂憂來無方欲以達生生理轉蹙此爲一命可長也人何弗爲有如之三者豈所以養壽命之元遠患難之策哉仲嘉勝冠游思竹素擗管摘藻奮鸞龍之文而姿度純茂器量優絕與布衣交十日飲卽仲孺不辭同產之服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三十五

詩序

六

才

孟公不顧尚書之期温克淹粹終始如一偃童妖女歌舞並進未嘗辭辟未嘗宴溺仲淹數有酒過委諷曲劑之司馬與諸客座無仲嘉不歡郡國守相邑長吏干旄過從若越沈公蜀楊公禮以上賓有丐爲居間者謝曰二千石不挾貴而折節逢掖以我有處士之義耳奈何招權顧金錢爲知己辱張中丞修邑乘願得仲嘉載筆辭不赴劉闕識仲嘉金陵采井至新都謁而就謀力陳疾苦闕爲回車舉國喁喁嘆慕盈塗吳越江淮薦紳宗仰擁篲倒屣惜相見晚世故民隱極所洞悉然非固問不對非深知不談默若愚讓若懦不特自全復能全人

是以久而無厭去而見思恒言人當遺情愛我者一何可愛憎我者一何可憎審已恕物了無結滯慈祥惻隱中心達于面目筵間奏劇有哀苦狀輒歛歔不自禁更肘旁人君子此能不動心否戚黨舊故綢繆特至司馬仲淹身後擁護良多其他起烟寒灰生華枯木不勝載矣事父孝事後母與異母兄如父事異母弟如兄子兄弟之子如子子孫十許人化之性行淑均各守一業孝友之德不忝父風夫仲嘉身爲名士五十餘年曾不得濯鱗清流飛翼天衢張甲李乙尚猶先之無蘇季帶郭之田有孫叔寢丘之地而怡然自適克然自足馴謹和

順刑于家孚于鄉明晦寒暄異候閱歷如平常知愚強弱異宜泛應如平等逍遙遊人間世得養生主矣或見仲嘉日沐浴櫛髮必以千百爲度意其有導引奇術不輕示人是非余所知卽仲嘉內行淳備不悉數第觀所爲文大篇短章清辭妙句其義中正其色明秀其味雋永其音清婉其格高逸其氣鬯達言爲心聲知言可以知人文中子歷舉古文人有治有傲有碎有誕有淫有繁有捷有虛有急以怨有怪以怒仲嘉有一於是乎令河汾氏而在必亟稱曰君子焉有君子而不得其壽者仲嘉從弟士能自羈貫至白首相好無間士能與余同

庚少兩月號爲襟契聞余之評仲嘉也喜曰祝壽莫善乎詩雅有之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先之以介眉壽必重之以昭德音世言文人類相傾又言不護細行鮮以名節自立浮薄嫉忌詛之嘲之若以無年爲固然使君述吾兄行若文所由得壽合於天道人事此之謂德音金石竹素永世無斃可爲文人吐氣寧獨吾兄載錫之光詔其子士能識之以授祝史於覽揆初度之辰展誦焉

### 陳公壽序

蒲騷多著姓而陳爲最陳右族四而司徒公家爲最其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三十五

壽序

八

才

先司徒公顯於德靖今司徒公顯於慶曆而文學次橋公者先司徒從孫今司徒仲父也公父纓泉公爲太平令伯兄西橋公佐嘉定守皆以明經起家不竟其用沒皆贈司徒而公爲諸生三十餘年屢應制舉不第亦遂謝去逢衣淺帶固頤正視里中人嚴重之行讓道坐讓席後進不敢以婿見祿位遜其祖父兄而名德儷之春秋今八十矣色復孺而齒更丁晚歲舉男女子若干人既多且賢余嘗過司徒司徒方稱病謝客倉皇出迎謂余曰獨余仲父來嘗至此耳余因問公狀司徒爲言公食肉躍馬百倍我余心異之未及請見其人而公子婿

王孝廉幼度將以翁初度之日走蒲騷觴公而謀祝辭於余孝廉之太父太僕公伯祖父方伯公從伯父光祿公與公髫鬣時交孝廉因是以連姻此三公爲世聞人太僕公壽可百歲今無一存指數吾邑學士大夫卽無一稱八十者而芴邑于公見之余爲光祿公子塔爲司徒同榜進士司徒踰者余踰艾公蓋余丈人行也猶怡怡然杖履無恙豈不休美可豔說之事耶儒者言三代之隆泰和在宇宙間人多壽考東遷而降氣化人事漸以澆漓上壽之人塵塵耳魯季孫行父自僖公時用事歷文宣成以至於襄計七十餘年鄭子產爲子國子自襄公時以不賀鄭獲蔡公子燮知名歷事簡定聲獻四公計四十餘年齊晏平仲爲桓子子自襄公時以知禮聞至魯定公計五十餘年吳季札爲壽夢少子自其兄諸樊讓國與楚子伐陳救陳退兵爲子期名計七十餘年四卿者皆百歲人也當春秋衰世得之爲尤難余考行父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子產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廩廩致戒焉平仲納邑辭富一狐裘三十年季札以國與人又以名與人薄取而厚積之其得壽固宜也文學公四世貴盛詎出四卿下而白首諸生阨窮不怨能自激昂爲鄉里所嚴重於薄取厚積

之道合矣行年八十過其祖父諸兄天之錫胙損益相乘固如此哉夫王太僕公少年成進士讀中秘書不過僉憲秩下大夫晚得太僕虛名耳而優游林壑垂六十年楚中以為人瑞此亦薄取厚積之效也昔齊桓公遇麥丘老人美其壽子幸以子之壽而壽寡人為孝廉計者直以太父之壽壽公而已何事余祝也

劉翁壽序

不佞兒時則邑劉南松翁方以茂才高等食縣官既廩督學使者歲試數居首士從之如歸市而數奇獨不獲薦鄉書久之當以次貢又坐新法罷於時翁之子亦且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三十五

壽序

十

才

為茂才有聲遂謝去角巾野服尚羊丘壑間其為人修德雅正確然不羣即眾所號美祿歡伯亦絕不一御故里中無貴賤長少嚴憚之家世農而翁更精於農手不操耒耜家僮數十百指耦而耕皆於翁受策早澆有備歲入萬鍾名田日益所為古詩若文日與其貲俱富而勿通養生家言沾沾自喜神仙沖舉之事若旦莫可幾而遇也春秋七十矣貌如童子髮與髯如拂馬肝石者人率目翁異人不佞私謂無以異也古今學術具載六經經一而已而析之自司馬遷六家始其後劉向有七

畧班固太十家為九流王儉七志阮孝緒七錄荀勗四

部鄭樵十二類馬端臨益其一詳矣惟九流人人言之蓋至於今而墨與名與法與陰陽與從橫浸微浸滅獨儒道雜農小說在耳六經靡所不具而九家得其一察故班氏別於經而統之於諸子雖岐趣殊尚推原本始各有所承窮知極慮以明其指皆可以措之家國天下使逢明王聖主得其折衷其人悉股肱之才而學之者幼童而守一稊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與窮經之士相當夫道一也經之爲六而緯之爲九以至於不可勝窮二氏出而所謂道者不以屬逢掖而以屬黃冠吾儒之學流爲估畢括帖固陋彌滋甚口實農圃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三十五

壽序

十一

才

小道以自文彼周文公作豳風設農官談農事瞭然指掌非儒也耶儒何所不有而下者爲舉子業取世資上者爲古文詞博名高以是命儒妄矣今夫文之爲騷賦叙記誥命詔冊表啓牋奏論表解說贊頌箴銘誄傳移檄尺牘也詩之爲樂府三五六七言歌行近體排絕也是吾儒之書所演而出之者也農之爲播種耨穫上察天時下相地利中盡人力順物宜也是吾儒之政所推而詳之者也道之爲濡弱謙下清靜恬淡是用吾儒之說而偏者也爲熊經鳥伸吐納呼吸房中鉛汞符籙是竊吾儒之說而誕者也子之流九而翁有其三五以爲

河伯經之道一而翁有其三吾以爲駢拇而何異之有  
不佞觀子最早出者無如楚鬻熊漢志列於道家而小  
說家又有鬻子十九篇讀其書槩舉修身治國之術與  
柱下漆園指不佞豈其道家言不傳而後所傳者第小  
說耶其學無所不窺庶幾儒者之大成不然何以爲文  
王師而其年在耄耋期頤間儒之壽者首稱焉其後人  
胙土奄有江漢而其身不聞與四友十亂析圭僭爵似  
以農終老可謂畸人矣翁之婚姻徐君謙之微休昆弟  
者稱壽翁而不佞屬詞比事以鬻熊爲祝不佞退而明  
農闡於大道每有憂生之嗟而謬以好古文詞爲父老  
役將就請業翁其有以修我矣

李長公壽序

不佞與真州李季宣江夏丁元父其生歲皆在丁未云  
季宣最長元父次之不佞又次之兩公世所名才子也  
不佞固陋亡當生幸同時晚而得奉周旋於白岳間驪  
若兄弟故舊之好矣久之論說家世則季宣之尊人近  
齋先生者春秋七十加四善飯無恙也而季宣居不自  
憚曰夫策名班爵高軒華蓋以爲親榮則壽而祝也賤  
良叟廣舍重榻列鼎富以爲親養則壽而祝也貧雖然  
足其壽也猶有涯也傳不云乎言之不文行之不遠無

涯之壽則莫若以文天不棄祝內交楚二君子文不在茲乎元父居巖邑有職競焉不敢請而子今且迢遙乎方之外日餘餘晷其幸爲家大人文之賤子歸而侑觴家大人庶一醕也不佞敬諾則嘆曰美哉先生之壽有天數焉日爲德而君天下中則晏月爲刑而相佐滿則虧故雖天子不處全不處極不處盈而況於人乎不佞與元父先季宣博一第而並失怙非吾兩尊人不能享有子之樂也以吾兩人得之遽而取之贏也季宣以彼其才與其日月俱兄吾兩人而不得一第乃得有近齋先生是先生之所取於天者緩而所得者約也仲尼之

徒如季路嘗貴且富矣而深自慟悼以爲不如貧賤時得逮其親之存天下豈有無父之人哉吾兩人而蚤知此卽白首褐寬博蔬食飲水若老萊子所爲不亦楚故實乎而若之何以其身之有餘致親之不足也先生之爲季宣有也季宣之有先生也此其指甚微以日爲歲維日不足卽褐寬博蔬食飲水先生將溫如挾纊甘如芍藥芝朮而季宣顧少之乎季宣又言先生少補博士弟子員篝燈伊吾丙夜不休至傷其眸子先生不悔也中道棄博士業又不善治家人生產失其居假宅於他家徒四壁并日而食先生不憂也喪其親如孺子慕

卜善地而厝之鶴鳴於阡螿子集於羅里人誦孝德焉  
先生不居也子史騷雅農桑醫卜太乙陰符識緯術數  
之書無所不窺出而御賓客其言訥然若無知也丈夫  
子三人札力田杞祝明經高其閨閔而先生不以上  
人兒童走卒見與鈞禮邑大夫請爲鄉祭酒不應也謙  
之彖曰天道惡盈而好謙先生善不近名行不絕俗事  
自挹損以其有餘貽後之人注而不盈酌而不竭固宜  
其歷年多而神明王也夫天之所靳莫如才次莫如年  
惟不露才是以永年才如季宣而遲之一第天其或者  
將建諸貴以爲親榮富以爲親養若季宣所慕說者自  
今以往當悉備之爲先生壽受天之祐寧有斃乎季宣  
就養無方采及不腆之辭吾兩人殊媿辭之不腆無以  
文先生然以求先生養生之旨雖不中不遠矣先生名  
鵠字騫伯覽揆之辰爲仲秋十七日

文學吳公壽序

江南北逢掖之士以文名者江都陸無從吳門張伯起  
王伯穀新都汪仲嘉余皆與之遊吳興吳允兆相聞久  
而相逢晚頃者余客金陵允兆特買舟過訪聚談可三  
月別去此五君者年皆稱老稱耄其人率非魁岸鴻大  
者無從差不瘠耳而允兆則近於所謂堯腊舜跖矣司

馬長卿言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癯楊泉物理論曰穀氣勝元氣其人肥而不壽而仙家往往稱身輕冲舉司馬言要非無稽允兆之鄉有沈昭畧狂雋不事公卿嘗至婁湖苑逢王約張目視之何乃肥而癡約曰何乃瘦而狂昭畧撫掌大笑瘦已勝肥狂又勝癡以余觀之允兆之勝人多矣昔者王粲貌寢通倜依劉表表不甚重之之鄴下子栢惜其體弱不足起而亟稱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封常清瘠從高仙芝仙芝陋其貌會禽達奚部畧盡代爲露布仙芝取讀大駭允兆文學鏃鏃無能不新約之片言廣之萬字追踪作者妙絕

大沁山房集

卷之三十五

詩序

又四

時人此一勝也孫叔敖秀羸多能皇甫謐羸手不釋書今古皆綜崔浩織屨胷中所懷愈于兵甲允兆彌覽載籍思緯淹通括囊大典網羅衆家斟酌時宜籠罩當世此一勝也何晏不任重服衛玠終日調暢猶若不堪羅綺而爲清談宗允兆抵掌高談雜以諧謔雅俗並奏本末兼該懸河瀉水注而不竭獻酬群心收聲聳聽昏情爽曙使人不得住亦終日忘疲此一勝也葉公子高行若不勝其衣而定楚國如反手要離迎風偃背風什拔劍不舉背上車不登足而刺萬乘之君如刺匹夫允兆壘鬼有正骨執義堅定賁育莫奪郡有大議風流貴勝

就之取我幅巾奮袖氣湧如山不可陵踐其處排難解  
紛輕千金捐三尺此一勝也庾公造周伯仁君何所憂  
恹而忽瘠曰吾無所憂直是清虛日來滓穢日去耳允  
兆家世勲寵相承以彼才情致身尊撫無難而躊躇畦  
苑游戲平林濯清泉追涼風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凌霄  
漢出宇宙則仲長統之妙論也身安爲樂無憂爲福處  
空虛之名斯得志之秋則秦宓之雅尚也味無味于恍  
忽之際兼重玄于衆妙之內形居塵俗栖心天外則索  
襲之高致也此一勝也允兆九霄之鳴鶴空谷之白駒  
歲寒之松柏幽夜之逸光以余不足齒之儉卽有單複

難與爲對而允兆降心相從綢繆縞苧倡和墳篋雅流  
弘器庇其宇下渾忘寒暑衣紹見鄭玄嘆曰吾本謂鄭  
君東州名儒今乃是天下長者夫以布衣雄世豈徒然  
哉余委心允兆實類此今年允兆春秋七十名下士頌  
禱相屬于路友人陳山甫謂余竊聞吳君多病奈何余  
謂不然孫真人言神仙傳有數十人皆因惡病得仙道  
何者割弃塵累懷頽陽之風所以因禍取福夫允兆瘠  
則甚矣而神明王長是爲道日損專氣致柔我獨悶悶  
綿綿若存者也何嫌于示疾六代時吳興山中有樹如  
竹有實如莢人不識以問陸澄澄言此洛如花郡有文

士則生吳興文士允兆最其名目洛如花有無未可知  
愧余不如澄博物要以允兆才天所篤生其年必且軼  
四君而上之第聞之陶貞白仙障有九名居其一白曰  
不升天蓋三朝有浮名乎允兆名與華陽隱居相方是  
則一障耳山甫曰仙家固有在易遷宮四百年不肯徙  
自謂天下無復此樂者信如君言吳先生南宮度名北  
斗落籍爲地仙足矣

丁次公壽序

海虞雋士如雲治詩十九治書一而余叔弟亟稱丁  
曙清有軼材聘爲兒子師余每誦其文鼓吹六經兼綜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三十五

壽序

又五

百氏不啻尚書專門名家也問所受業則得之父次公  
共卿云今年淫雨蒸溽人如束濕薪曙清私語兒子家  
大人是月望春秋七十觴酒豆肉卽繩樞甕牖之子能  
辦顧安得尊公一言爲祝父子之情一也曙清獨子次  
公能不私其子以成吾子此其誼至高余因子之師而  
祝其師之父施報常事耳則問曙清次公何狀曰若女  
偶然年長矣而色若孺子問何道而臻此曰好吐納延  
年之術雖邁危疾無恙或夢有神助願聞其指曰大人  
秘不示人非小子所與知也請畧舉其行事昔者曾王  
父艱于嗣以王父爲後王父讓遺產不受家徒四壁立

大人又以其室讓世父而構一畝宮湫隘不容膝有韋  
醫者家中火迫以金珠一笥授大人不復省記矣泣于  
道大人呼與之分以謝不受王父歿韋償所負大人以  
無券辭韋不可闔王父手筆於他所則有之召韋來示  
而焚之余嘆曰次公廉士也少與世父同爲諸生大人  
試輒高等吳門梁溪名卿賢士禮致之師席而欲然不  
自有以其月奉奉兄已世父登賢書大人不以已不第  
朝夕爲兄執事若家幹同榜嘖嘖異之余嘆曰次公弟  
弟也王母病大人不解衣而侍者三月世父方在南宮  
歸而王母沒大人胷臆間擗踊哀號幾絕已而世父沒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三十五

壽序

十六

大人哀之如母而皆虞傷王父心數技淚謬爲歡以解  
憂王父沒大人孺子慕迄今未已余嘆曰次公孝子也  
大人于母氏燕婉偕老而外王父以明經率母氏弟方  
卯族齟齬之大人爲擁護十年日有裨益而母氏之卒  
也遇一哀出涕而止文酒之會山水之適如故趣小子  
亟入塾若不聞孟孫才之失母也哭泣無涕中心不感  
居喪不哀以善喪蓋魯國乎克孝子之心豈三年可以  
易其始然而服有制禮不毀也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  
爵爲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孝子操藥以脩慈父其  
色憔悴聖人羞之夫內誠不解形謀成光以外鎮人心

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者出而人始以孝弟爲招約其就  
義若渴其去義若熟矣故孝敬不若愛愛不若忘親忘  
親不若親忘我親忘我不若兼忘天下兼忘天下不若天  
下兼忘我孺子所以事親抑末矣勉之哉行矣小子奉  
命無違而河漢其言未有涯也余乃憮然始以次公能  
忘富貴貧賤者也能忘得失榮辱者也而今乃知其能  
忘死生莊子妻亡而惠子弔之方箕踞鼓盆惠子曰與  
人居長子老身若此不已甚乎莊子曰是其始我獨何  
能無槩察其初本無生無形與氣而今反於真是相與  
爲春夏秋冬也人且偃然寢于巨室而吾噉噉然哭之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三十五

壽序

二十六

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秦失之於老聃孟子反子琴  
張之於子桑戶猶是也賈生有言天地爲爐造化爲土  
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合散消息安有常則忽然爲人何  
足控搏化爲異物又何足患達人大觀知吾身非吾有  
也天地之彊陽氣也遭而不違過而不留常因自然而  
不益生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與物委蛇而同  
其波無天災物累人非鬼責憂患不處年壽長矣余聞  
大道哉足知次公以其居子之母之喪以其訓子居母  
之喪竊窺其藩是衛生之繼也行年七十而色孺子蓋  
道與之貌天與之形耳豈以吐納延年者哉莫壽於殤

子而彭祖爲天眞靈春秋以五百大椿春秋以八千小  
年不及大年余將祝次公乎是彭祖以久特聞而衆人  
匹之漆園之所悲也非次公所安也將從子而見次公  
若壺子之示季咸不知其誰何而逝也若公孫龍之問  
魏牟逸而走也其何祝之有雖然使道可進人無不進  
於其親使道可與人無不與其子孫今日之事譬之輪  
扁七十而老斲輪其得心應手者口不能言有數存焉  
父不能喻子子不能受之父而何有於余獨以父子天  
性之親命也無所解於心達生者不以其故廢禮知其  
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子姑還具觴酒豆肉鞠臆進之  
而已

譚翁壽序

譚翁世受農而翁少爲儒無何罷去更爲農其農也以  
儒其儒也以農其行事簡重農其訓子簡重儒子又獨  
簡重伯子伯子伯趙成儒仲以下成農矣伯子以儒游  
二三兄弟蓋深親之典如同生云則嘗數過翁而觀農  
翁農良苦問翁何以耐農若是翁之言曰農者國之石

民也不可使雜處則其言寵其事雜是故聖王之處農  
必就田塹少而習焉不見異物而遷父兄之教易成子  
弟之學易能是以農之子常爲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  
之能爲士者必足賴也以耕則多粟以仕則多賢非專  
業之效與且吾老於農側聞君子之說矣夫粟內甲以  
處中有卷城外有兵刃不敢自恃自命曰粟夫禾始其  
少也朏朏乎其孺子也至其壯也莊莊乎其士也  
至其成也由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天下得之則安不  
得則危命之曰禾比德於斯二者焉用儒客曰書之帝  
八神農不與存焉謂其無位不能相用然則農之爲用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三十五

壽序

七

才

視儒有間矣翁曰不然儒者之用莫大乎三才唯農固  
有之今夫歲有四時月有三旬日有剛柔夜有昏晨半  
星辰序各有其司農必因之因是以有六氣八風之節  
有二紀五緯雲物之占有鑽燧易火杼井易水之政其  
或水旱饑饉荒薦因是以有布星磔風方社田祖八蜡  
六祈巫覡桃茢招梗禳禱之事寒擊莫除田權節其用  
農祥晨正日月底於大廟衆乃耕時雨旣至挾其耒耜  
耨鍤稅衣就功晝炙陽夕下露地競環五穀遮熟修其  
功力天爲粵宛是爲經天之時今夫地黃白青黎赤緹  
異巴矣墳敦埴壚彊藥輕輿塗泥斥鹵異性矣原隰高

下異位廣輪異數矣山陵岑巖淵泉閎流泉踰澗而不  
盡薄承澗而不滿異用矣羣土之長是唯五粟自粟以  
下爲五者凡十有六土物九十其種三十六異宜矣農  
謹察之不訾其度汗邪蟹螺悉墾悉治以遂百昌而登  
萬寶是爲盡地之利今夫農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勤也  
采茶薪樗而食茅蒲糲襖而衣儉也十千維耦通力合  
作均也主伯亞旅彊以婦子各事其事然而老幼居佚  
壯居勞義也我稼既同以輸公家之賦上帝之粢盛百  
事之供給具備忠也治酒醴以烝祖妣介眉壽孝也其  
餘以供賓客匡貧寡賑罷露資乏絕仁也里有士舍時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三十五

壽序

十八

才

有會同人相保家相愛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祭祀相福  
墳然若一父之子若一家之實順也民之蕃庶於是乎  
生丘甸卒乘於是乎資禮樂刑政於是乎在和協輯睦  
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惇龐敦固於是乎成奇  
革而邪化令往而民移道塗無行禽里無畫象踣屨天  
子立三階之上南面而受要頃時而王不難矣是爲立  
人之紀七十九代之主法度號令不同莫不敬畏戚農  
非此者名曰寄生之君是以君子退身不舍端修業不  
息版莫不震動恪恭於農農之爲用大矣哉世俗之命  
儒也妄澤經而誦學高言孟行以過其情危冠褒衣袿

人以麗而自子雄農竊笑之客曰善其後伯子舉於鄉  
有司辟翁鄉三老翁不可退而治農自如客問故翁曰  
釜鼓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禾之粟也蔑以加矣  
銜艾施焉聖人著之簡策傳以告後進曰奮乃苓未有  
奮而不苓者故滿盛之國不可任官滿盛之家不可嫁  
子有道者不平其稱不極其量不依其樂不致其度孺  
子學一先生之言暖暖姝姝而自以爲得是乃余鄉者  
所笑也客曰善又三年翁春秋初度六十二三兄弟將  
從伯子觴翁不敢以車馬衣冠進而與翁所善田父班  
荆召翁醜酒於匏取腴於園而饗之維是旱久而雨野  
之歡聲相屬也乃歌甫田之亂曰黍稷稻粱農夫之慶  
報以介福萬壽無疆翁所然而笑曰諸君子旨遠矣豈  
惟野人之賜敢不拜嘉

### 汪太學壽序

汪太學二如蓋永叔從叔父也而有總角之好八月六  
日春秋五十永叔過余徵言爲壽問太學何如人曰叔  
父居恒慕古賢豪長者屬小子書之四壁朝夕誦說鄉  
往之今日之事於古人有合者否余曰有試舉所聞而  
子自擇焉三代時衛大夫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  
九年之非晉卻縠行年五十敦詩書說禮樂守學彌篤

趙荀卿年五十始來遊學於齊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與壞序列著數萬言三爲齊祭酒焉其下漢朱買臣家貧好讀書五十始爲會稽守楊震明經博覽五十始仕孔融年五十而愛禰衡才爲忘年交晉孔愉五十封侯侯印龜左顧蓋放白龜之報而後有趙狄以牛與李玄度葬母夜行遇老母遺金一餅曰五十後富貴無忘也唐高適五十始留意詩什以才氣自雄辛讜慷慨重然諾專務賑人之急年五十不求仕進而以平賊功拜御史適至封渤海侯此於君家叔父奚若永叔曰叔父好義而博施也如愉如狄如讜其省身寡過也如伯玉其以

儒術緣飾也如穀其五子一孫聯師儒以教之學詩學禮如卿如震其不以賢知先人而折行輩與小子甚歡無間室家若琴瑟靜好則較買臣融適過之遠矣小子往爲叔父書於壁者漫不省記其姓氏以先生今所臚列叔父何讓焉叔父不言而躬行正惟小子不能學也夫諸君子大者公侯次者卿大夫守相御史皆表見於世而叔父獨以逢掖之士巖居川觀不噉名不希人爵諸君子由五十以前積功累善由五十以後受享亦多恒久不已且施及其子孫叔父行無轍迹言無瑕任天

之便不習而无不利其於古人蓋亦偶合默成耳是爲

玄德以祈天永命當軼諸君子而上之不佞曰子言誠  
辨然有盡也諸君子年千世百而姓氏奕奕竹素開壽  
莫久於是子之叔父比德諸君子他日有高其義而書  
之壁誦說鄉往之則爾叔父之壽雖與金石不朽江河  
同流可也永叔曰命之矣叔父拜先生之寵光無斃

### 朱季公壽序

朱季公以素封侯冠其邑者累世父爲封祕書公伯兄  
爲光祿公仲兄爲祕書公季公用善書給事大宗伯省  
中爲儒士初父治鹽筴游兩淮三楚間多從其計善與  
人同而物歸之名其幟大有已而曰有大者不可以盈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三十五

壽序

又九

才

易之以謙則日佐父爲施邑有大役若修學繕城浚隍  
季公父子輒首事其他成梁除道解紛難卹矜寡孤獨  
生死而肉骨之者不可悉舉公於春曹但取隸名籜冠  
蒯履浮沉辟辟中若展季爾我不相浼也未五十復謝  
遠遊而授諸子以事築舍山水間與漁父田庚爲侶種  
魚馴鳥蒔花樹果暇則模鍾王書數幅寫文夏竹數枝  
取自適而已不矜貴也晚而歸命釋氏事大士甚虔朝  
夕薰沐誦心經取自攝而已不徼福也子孫皆七人爲  
成均鄉校士者相屬送麟夢熊方與未艾伯子伯醇爲  
外臺幕官好養生家言蟬蛻塵埃之外修能奇技異姿

殊狀人目之地行仙而季公年甫稱耆華封人所祝伊  
耆氏者坐致而兼收之矣余耳剽仙家言積功滿千雖  
有過得仙功滿三百過不足相補者子仙子孫若無志  
多過者但得富貴仙不可冀紫微夫人言玉醴金漿交  
生神梨方丈火棗玄光靈芝當與山中許道士不與人  
間許長史夫季公浮雲富貴何過可摘而更多功雖在  
人間實在山中於仙道固已符合伯子翩翩神王欲仙  
矣父子殆相爲賜者乎余又聞許旌陽拔宅冲舉贈父  
肅中嶽仙官賜所居宅曰仙曹右府皆出天帝之令而  
道經歷載玄天五城之上仙聖階秩高下森然蒞事舉  
職與人間賢勞無二白石先生寧爲地仙不樂飛升趨  
素臺在易遷宮四百年化形煉影謂天下無此樂不肯  
徙當自有說天水童謠令天可上地安得民雖謔未爲  
非理季公之鄉白嶽黃山仙蹟往往而在由今以往與  
其子藏焉修焉息焉游焉使世人耳目睹記欣然慕之  
而偕之大道積德累功彌爲宏遠矣余未識公而交於  
伯子稔伯子當公初度不以方士迂怪之談詼詭之事  
祝公而用世法行之則余言或亦萬分一可采也

金季公壽序

余所交游海陽人士可以文苑獨行逸民傳者甚衆卽

金氏一門若子長子實輩如許而季黃光生最知名讀其所吟咏心愈鄉往之未得從遊也竊懷腐芥曲針之慚今年先生忽貽余詩四章情如舊練而獎許殊篤余驚喜莫知所自來無德不報無言不酌方紉繹于懷而伯子孝廉見過謂先生以獻歲發春春秋七十屬有事公車不及偕諸子孫上觴則徵余祝者之辭余庶幾籍手斯役小有効于先生幸甚無量請述先生生平大致而後致祝焉先生少治制科業厭其訓詁支離體裁卑弱則旁通六籍以及諸子史百家而更好爲詩里中能詩者後先數輩結松蘿天平二社推先生祭酒詩成舉

酒相賞耳熱歌之作金石聲頽唐如玉山將頽雅慕請纓投筆之士學技擊習韜畧而以中酒傷目一夕夢黃冠語曰至人之息以踵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局其戶獨居一室七日日如故自是延方士談游仙矣而湖海之豪自在重然諾輕貨財同產兄息先世之業不問多寡有無里中貴人以厚直購其故廬不許而宗人謀建宗祠輒應訕其直十三南走金陵北上京師名公卿大夫擁篲迎門引爲上客邑令丁祝兩給事板謁再三脩羔鴈玄纁之聘使通國人有矜式史傳文苑獨行逸民何以尚焉余聞先生隆準疎髯有戰勝之肥而又有山

澤之癯樂只君子遐不眉壽可坐而至矣何庸祝無已  
則就先生集言之乎先生著詩數十萬言鄰人不戒于  
火比屋延燒遂成煨燼六丁取將殆非偶然白嶽白下  
二草傳布人間稍綴葺之而搜腹笥所記並授削劂名  
之曰火傳其言蓋本南華養生主指窮於爲薪火傳也  
不知其盡也郭子玄曰人之生也一息一得耳向息非  
今息故納養而命續前火非後火故爲薪而火傳火傳  
而命續由養得其極也余以爲不如以莊釋莊大冶鑪  
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爲鎔鄒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一  
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造化必以爲不祥之人以天  
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安往而不可哉薪如四大火  
如元神滅東生西嗣續不絕如火得薪則傳不可謂此  
薪爲彼薪不可謂此火非彼火由郭言之尊生之道也  
由莊言之達生之道也達生然後能尊生無生然後能  
長生先生得養生主祝先生者亦若火傳而已矣余齒  
與先生鴈行而固陋衰殘不逮萬分一第撮拾土苴緒  
餘之論以供捧腹比于侑食奏樂亦祝鯁之一助也

譚翁壽序

邑有譚湘涯公者父事先王父第事先大夫而余自爲  
兒時父事公公修隱君子之行以逢掖終二子亦浮沉

聞聞間而其甥爲李廷平其出爲徐憲使以故公身隱而名彰後進之士往往能談說之蓋去之二十餘年而又有公從子肖坡公公之修隱君子之行以逢掖老也與從父同從父家素封得之農而公家得之農與賈參半廷平之子長叔公甥也公自有三子與里中茂才異等若長叔輩者十許人爲丹雞社余嘗入其社中觸目琳琅不暇應接獨不得一見公爲歎望而公年且耆指使矣長叔與其社中人觴公而使余爲之祝公之子賢於從父之子公之甥肖其從父之甥公之子之友加多於從父父子之友而才視余不啻什伯過之安所事余

無亦以余有一日之長於諸君子耶諸君子以一日之長長余而余以十年之長長公則祝固宜在余蓋天之所以震耀磨礪人者無過壽夭貴賤而時靳之不使得兼故高位鮮黃髮而列仙之儒類以山澤之癯得之獨夫不朽之名則貴賤壽夭皆以其分自取而亦時相爲用賤者常待知於貴者而貴者常待重於賤者要其所以可知所以可重則出乎貴與賤之外出乎貴與賤之外而後名生焉名成而後能爲壽與天地俱敝余嘗觀古之賤而以壽稱者若壤父老萊子絳縣老人麥丘邑人林類榮啓期女偶黔婁河上丈人四皓彭城漢濱老

父韓康摯洵法真之屬極其壽而以仙稱者若偃佺容  
成方回安期生任光修羊公稷丘君之屬奕奕名垂於  
天下後世至今如或見之然其時必有天子諸侯卿大  
夫之貴爲之徵聘爲之延訪或邂逅立談而名始著於  
天下必有莊周列禦寇左丘明司馬遷班固劉向皇甫  
謐之才爲之論次而名始著於後世名著於天下則所  
謂賤待貴而知貴待賤而重名著於後世則所謂出於  
貴與賤之外者也其人賤其名貴雖萬乘之尊不逮一  
匹夫其人卽不壽其名壽其人卽壽其名不必壽而所  
尚於壽者乃不在年而在名余聞譚公不侮可侮不佚

可供不敖無告入戶不越屨往來過人不履影市不二  
賈有善不專教不能不措滿而不滿常如虛通人如不  
及以編德於古之人無媿色矣公從父在德靖間邑人  
文未甚開今三尺童子操管而上下古今苟非其人雖  
及胡耆未嘗過而問焉公年杖於鄉有國與朝在酉有  
崑丘東有三神山在公名蓋一鄉有國與天下在有後  
世在余幸爲公里人又幸以諸君子故知公祝公若古  
之人所不可知者年也公引而伸之可知者名也公  
其善守之公之子若甥若子與甥之友必有以公卿大  
夫之貴名公於天下以字袞言鼎之才名公於後世者

余不佞禮先一飯首爲諸君子代祝後有以余言知公則余所取重公多矣

李翁壽序

唐富水郡富水縣皆吾縣西北境今里猶沿其名考唐方州貢名酒曰富水春實吾縣產里人羣飲甚豪往往沉湎生禍而酒又殊惡釀濁若粘門牡錫無論平原督郵卽脣不可近間嘗從李文學伯仲遊過其家家在平原清溪繞之可鏡鬚眉白石粼粼作磬瑟聲卽所謂富水也濯纓洗耳形神爲清竟日不能去已出酒食客香色味無不盡美吾遊天下廣矣雖不勝杯勺而所見名

大必山房集

卷之三十五

壽序

三十五

才

酒固不乏如此絕少因知唐所貢不妄酒中而文學父魯堂翁出見白哲頎偉寬然長者飲可百十觥船不辭而不加藻飾自閑禮法言不出其位而中窾會余乃目文學兄弟是沈齊也而類明水郎君其猶在盞緹之間乎文學兄弟起而對曰子以家大人酒人乎古有酒德者家大人方之無媿色焉先王父母之歸也家大人善居喪附於身若棺者必誠必信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內外臨者感動沾襟阮步兵飲二斗臨訣都得一號吐血廢頓不孝於此矣家大人兄弟四人不腆先世之廬家大人不敢有也是屬世父所受田先厭伯叔季而取下

者陽城約二弟入俸可度米薪鹽蔬幾何餘悉送酒家  
日共歡宴不弟於此矣先王父母家故饒而後中落冢  
大人衣食纔足獨不廢施始近親次里黨有無共之比  
小羸施滋甚無問母錢寧責子竿融設酒布路民來就  
飲陰鑑分賜行觴者陳遵每大飲賓客閉門投車轄井  
中急不得去不惠於此矣自不佞兄弟之爲諸生也而  
家大人已杖鄉里中推祭酒嚴事之家大人柔聲愉色  
牛醫馬卒牧猪兒居處酬酢無間謝幾卿對三騶元德  
秀不問賢鄙羊曼不問貴賤不廣於此矣惡少年以睚  
眦起大獄不佞兄弟囚首對簿弗能忍家大人勸之苟

大沁山房集

卷之三十五

壽序

二十六

才

得自白母求勝也御之如初卒不報曹叅不按醉歌呼  
吏取酒坐飲歌呼如相答不恕於此矣環左右而居者  
數十里以家大人爲王彥方得其片語紛鬪立解酩酊  
頽唐處分犁然不謬毫髮孔顛勝人二十九日醒于定  
國飲至石不亂益精明不察於此矣足不入城府垂三  
十年不喜見貴人貴人不能有所加阮宣子百錢掛杖  
取酒獨自酣暢雖當世貴盛無所詣不正於此矣其督  
課不佞兄弟嚴庭不設六博諸戲具門不內優侏儒雜  
子女詩之賓筵書之酒誥不肅於此矣子其以家大人  
爲酒人乎不佞莞然曰家公之執席不若煬者之爭竈

子之狀若翁也又多乎哉雖然禮有之醴酒之用玄酒之尚反本修古不忘其初爲人子者善則稱親此之謂知禮李翁聞余言爲一粲而別更十許年而翁稱老少弟之子營道從文學受經請曰酒之有富水也待李翁而興富水之有李翁也待世父而受知山川靈秀鍾於人物不數百年不見豈偶也哉酒固翁所自有願得世父之言爲侑余聞醉者之墮車也無傷其神全也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翁得全於天矣壽何庸祝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順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百福之會也祝翁酒則不有劉玄石之中山千日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三十五

壽序

三七

祝史篇

不佞游潘景升父子二十年往矣景升才名日高游道日廣然六七年間迹不出吳越千里之內而頃者日居子舍則太公南仲父春秋七十高矣南仲父之稱七十也諸與景升交者上則公卿下則韋布遠則萬里近則三黨爲詩歌賦頌以樂之金石管絃縹緗竹素耳目應

接不暇而景升猶未慊於志以爲文之有祝也一時之事也史之有傳也百世之名也吾寧徂一時而忘爲吾親百世計乎乃以傳委不佞不佞故承乏史官坐不勝任出爲吏三十年其何敢越位以自振暴其短顧雅習南仲父不可但已請臚列其行事而庶幾史氏之采焉南仲父者汀州別駕白山公仲子也當其少時餘刀布有困窮綺紈阿錫綿纈狐貉之爲服醒臙肥厚方丈華錯之爲食桃笙象簟華茵黼帳之爲安櫺具環玦雜俎勝囊之爲佩娥媼靡曼蘭心蕙質之爲侍傳谷遏雲韓娥子夜之爲歌集羽縈塵絳樹陽阿之爲舞出而金丸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三十五

壽序

三八

才

珠勒雕弓勅弩牽黃臂蒼射生舉柴歸而博塞擣蒲投壺射覆蘭膏賁燭夜以繼日遺簪墮履飲一石而醉不二三如是者古之游間公子與古之酒人與可以傳矣已而就市井合羣萃周知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仰觀金水木火旱澇之歲擇人而任時貴出如土賤取如玉趨如鷲鳥行如流水舟車千里緹至而輻湊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命曰素封古之良賈與可以傳矣已而談笑青油指麾白羽甲兵在胷山河指掌然諾不移要領可捐吹簫販繒擊筑抱關賣漿儉牛雞鳴狗盜何客不有長安置驛廣柳藏亡名敵

一國言爲九鼎居重千乘何事不肖古之劍客與游俠  
與可以傳矣已而蔣逕種竹陶門栽柳漢陰抱甕谷口  
力耕少文臥游支郎坐隱中散踞鍛孫登長嘯段干木  
之偃息嚴君平之沉冥古之逸民與可以傳矣汪司馬  
言君之肖其父也父務名高亦爲名高父務結客亦喜  
客父務施亦施於不報父務身先亦以身先父任放亦  
任放父嗜音亦嗜音父多自許亦自許父滑稽亦喜隱  
方可徒又言汀州有軼行量功庀財不泥孤虛鄉人讎  
第釀金而不蒞事白選或良或惡市人務雜公惟良是  
用三者仲遂行之迄今不衰伯兄長于仲三歲孩提以

迨白首怡怡無間異母弟蚤世而卹其孤兄弟之子若  
孫數十人家無常子衣無常主古之孝子弟弟與可以  
傳矣夫狗馬聲色博奕好飲酒是伐生之斧也而公神  
愈王多財則多憂而公意愈泰俠以武犯禁而公名不  
隕離世異俗就藪澤處間曠此山谷江海枯槁之士所  
爲也而公由由然與世偕適孝弟美德也或比於駢拇  
枝指附贅懸疣而公無擢德塞性以收名聲是古之虛  
而倚移不知誰何因以爲茅靡因以爲波流者與是始  
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者與是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心  
疑形釋骨肉都融者與不佞無得而名其安能傳之則

有國史在王孝廉幼度者景升之交也見所論次而讀  
曰景升求子者史傳也非祝辭也子之意欲以備史之  
傳也子之體何以異祝之辭也史非史祝非祝龐雜不  
倫古有祝史其言無乃類是盍以祝史名篇不佞唯唯

### 孫翁壽序

余僑寓維揚食指衆水土不貫習會改歲無小大皆思  
歸鬱鬱不得志且壅閉湫底而生疾亟謀所知求國醫  
其人者用備不虞衆同聲以斗山孫翁對因往造翁其  
狀貌魁梧奇偉美鬚髯白如雪而面色類嬰兒神彩高  
徹自是風塵外物所投藥應手奏功蓋維揚千萬家倚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三十五

壽序

三十一

才

翁若司命然翁春秋八十矣丈夫子一人與父齊名女  
四人爲名門婦有孫五人長者爲諸生餘皆受經學曾  
孫亦五人外孫十許人奉觴上壽婚姻鄰里賓客各以  
其班來賀車馬咽間筐篚充庭浹辰未已其倩閭生蓋  
雕陰人也繇鹽筴籍於揚者數世以余嘗持河西節有  
部民之誼借其友數十曹乞言爲侑余嘗流覽史傳古  
名醫不可勝數而於翁同姓得唐思邈爲最似思邈七  
歲習學弱冠談莊老百家之說隱居太白山屢辭徵辟  
自卜五十年後當有聖人出助之以治齊人比唐太宗

踐祚召詣京師見其容色嘆曰非有道不若此羨門廣

成豈虛語哉然終不受祿位而視聽不衰稱引往蹟歷歷指掌不啻百歲人所爲千金方至云得諸龍宮其事甚異民至于今受賜夫翁少爲儒而以先世故業醫紹繹闡揚之生平孝友馴謹慈惠江淮河海之濱千里沾福澤恬愉受享孰與思邈思邈論愈疾之道善言天者必質於人善言人者必本於天天四時五行寒暑迭代和爲雨怒爲風凝爲雪霜張爲虹霓其常也人有四肢五藏覺寤呼吸流爲榮衛敷爲氣色發爲音聲其常也陽用其形陰用其精天人同之一或失常蒸則熱否則寒結則贅瘤陷則癰疽奔則喘乏竭則焦枯診發於面變動於形在天地亦然經緯盈縮星辰錯迂日月薄蝕彗孛飛流炎涼失節石立水踊山崩川涸疾風暴雨百災錯出何異於人身百病哉良醫道以藥石救以鍼齊聖人和以至德輔以人事故形體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災翁之道通於天地等於聖人養生引年有餘裕矣余安能贊一詞間生未達余曰吾與若儒生不解醫第就儒論孔子曰仁者壽而亟取南人言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醫無所往而不求人之生是之謂仁無所往而不用仁是之謂恒壽道也思邈又有言曰膽欲

大心欲小知欲圓行欲方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小也趙  
趙武夫公侯干城大也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方也見幾  
而作不俟終日圓也皆吾儒雅言君子修此四者而後  
可以行仁可以有恒  
今上以仁人在天子之位寵恩厚澤倍唐貞觀翁全活  
此一方民較思邈助聖治人之功奚若壽莫大乎是言  
壽莫辯乎是矣思邈時文宋令文孟詵盧照鄰輩咸事  
以師禮余不文而嚴事翁竊取思邈緒論著之於篇諸  
君子爲我誦之翁或駭然爲一加爵也

程翁壽序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三十五

壽序

三十三

才

程太學所聞述其父六虛翁之素履而請余所以爲翁  
壽蓋太父受什一賈湖陰而黠者負之世父旣以治經  
生業不暇問諸叔少不習事翁修父業而息之十年復  
還舊觀則又北賈京師西賈豫章所至舉稱之息其才  
諳如此諸負子錢家懼翁修卻翁爲焚券里人折閱收  
責者苛留之翁代之償具資斧以其孥還江漲蕩析民  
居爲拯溺食饑而又壅溝中齒中火災者如之其好義  
如此翁事父母夙興夜寐致和致柔衣時燠寒食具甘  
旨將之以敬母今垂九十翁六十矣依依若孺子聚百  
順以樂其心兄弟析箸或以翁有造家功宜多予旌勞

翁不可尺布斗粟無私三十年怡怡如一日少弟蚤世子其子與已子等同氣之親有不振者待翁而興其孝友如此子姓二十許人力任儒則儒力任賈則賈賈以本富無淫於末儒以行先母後於文其家範如此宗人德懋在座起而贊曰太學善則稱親無所誣小子辱在肺腑具悉之先生無靳一言余謂以太學壽翁不若以翁壽翁之爲得也翁字六虛蓋取諸易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兼三才而兩之擬諸形容象其物宜抑何蹟也然而非虛則不蹟也故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言天下之至蹟而不可惡也虛故也易有大

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謂易然而非虛則不生也故曰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虛故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參伍以變錯綜其數範圍天地曲成萬物抑何變也然而非虛則不變也故曰天下何思何慮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虛故也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抑何神也然而非虛則不神也故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虛故也陰陽流行於六卦上下無常剛柔相易唯變所適是以不言

爰不言位而言虛然後能明天道察民故知來藏往鉤  
深致遠探蹟素隱神無方而易無體非虛而何邵子曰  
六虛以待變動之事翁之見及此矣先天而天弗違後  
天而奉天時天且不違於壽何有德懋更端曰虛之爲  
言也得無釋之空老之玄乎曰非也孔子固言之出入  
以度外內知懼明於憂患無有師保如臨父母率其辭  
而揆其方既有典常翁孝友則臨父母之心家訓則奉  
師保之教有才諳而好義則守出入內外之度而遠憂  
患何嘗不游方之內以典常爲質者哉故曰苟非其人  
道不虛行不虛行則六虛可以周流虛與不虛一而二

二而一者也釋空老玄虛其所虛非吾所謂虛矣德懋  
曰子之善言虛也子之善言易也太學歸而爲翁誦之  
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此之謂也

張翁壽序

欽南鄉巨室有張氏處士玄錫者奉其孀母數十年色  
養不衰嘗割股入藥諸弟五人皆如之母疾愈治圃得  
遺金上有字隱隱如曰錫孝子金母節而子孝見宗人  
少宗伯公及左司馬汪公傳記中海內盛稱說之心宇  
公者節婦之孫而孝子之伯子也事父母如其父之事  
母七歲母沒而有繼之者事之如其母母子之如其子

五十年母子融融泄泄安且忘矣里人異之曰繼母食子肥而不澤定虛語耳有如張氏母子婉容愉色何不澤之有推而事諸叔父諸叔母如父母念父老不欲煩以事代爲行賈上度之天祥下度之地宜中度之人順所料事奇中江淮閩洛之間推爲賈人祭酒宗伯公之父賈大梁因家焉公往從之宗伯公父子以爲公直白所司旌門賜爵一級不屑就而家漸饒門內食指千數公家租庸及日用飲食咸以身任不他委而於丘墓尤慎有吉地不惜重購亦不私爲己物尤好文學士在梁歲以數百緡息之佐讀者而闢館舍羣子姓肄習其中

額曰興賢爲子延名師若程儀部程孝廉昆季幾於七寶裝嚴人有饑寒困苦量親疎豐約資之橋梁道路繕治不遺餘力一言之善必采一日之雅不忘所爲勸德規過排難解紛孳孳如日不足宜其室人若冀缺之賓諧其宗人若張公藝之忍表正其鄉人若王彥方之廬而以今年春秋六十其子太學良臣介其友洪生朝寀徵余祝辭余于宗伯成進士爲同門授吉士爲同館備聞公父子節孝仁讓之美洪生者則余邑令廉吏之子也所稱引與余舊聞合古訓有之威儀可以定命和氣可以致祥強本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動時則天不能

病修道不貳則天不能禍有如張公其人者仁心爲質行安節和自孺屬鄉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天之視聽因人必得其壽矣揚子雲方言延永長也凡施於年者謂之延施於衆長謂之永張公施於衆長永矣以施於年何不延之有洪生曰善書而授之祝鯁豈惟爲張公今日壽世世傳誦之可也

### 方長公壽序

余友汪仲淹以女女方景貞之子每爲余誦說景貞生平余心識之已見左司馬伯玉先生所爲傳竊媿當吾世而失景貞也傳蓋曰景貞儒俠云景貞兄弟四人而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三十五

壽序

三十六

才

父有二宅故不如新叔季未受室取闔分之曰長者得新當助幼者昏幼者得新無庸助矣景貞得故而更助二弟婚又爲仲償責割其婦奩以奉母季婦與夫反目勃谿聲加景貞景貞謹避之季復有違言違之至一邦召來與居遂爲兄弟如初宗祠與捐千金贊之築豐溪之舍羣從子弟託處焉而恢復先人舊館不惜費此孝弟士也汪子木以母賤不得祔其祖父墓悲憤莫知所爲一夕昇而合之子木不及聞也諸阻撓者咸自媿謝程其章貧無妻具六禮娶于胡已而吳載負所貸三百金周之若故此信義士也喪木綿二艘不愠於色游臨

清張秋受國子嘉誼金爲母旣而察其俗難久處樂謝  
國子已令筦鹽筴鹽筴贏三倍之荆州察葉宗魯程宗  
敏之可任也雖敗無悔宗老爲橋圯撤而新之郡守攘  
爲已功削其題柱名守罷荆人請復景貞笑曰道有口  
碑寧在他山之石有神降于荆荆人禳禱晝夜皇皇景  
眞不爲動與之約而遠之神無靈響焉此知畧伉直士  
也好六書尤得祝京兆筆法博物多聞居恒披帙含毫  
不輟入楚入蜀入越峩嶷崇嶺鴈蕩江漢河海淮泗之  
勝靡不涉覽晚構室頰上顏曰頰川一曲三天子障黃  
山白嶽宛在眉宇結諸耆舊賦詩行酒嘯歌酣暢勅斷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三十五

壽序

三七

一切人間慶事此文雅士又隱逸士也然而景貞不自  
以爲儒尚何論俠夫儒俠亦強而名之者耳今年景貞  
七十其子應符充符乾符皆有聲茂才中執司馬傳而  
來言曰惟使君一言爲家大人壽敢傲靈于汪先生以  
請余惟儒林游俠之名起周末秦漢間而不聞其多壽  
其可考見者老萊子七十親存服斑斕衣爲嬰兒戲以  
悅之終隱不出魯機汜七十而恭益甚曰君子好恭以  
成其名小人學恭以除其刑輪扁七十而老斲輪單豹  
岩居谷飲七十有嬰兒色商丘子吹竽牧猪七十不娶  
牧犢子亦然此其人可名儒矣楚丘先生七十被裘帶

索而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楚丘生曰使我追車赴馬投石超距則不能使我出詞而當諸侯決嫌疑而定猶豫吾始壯耳侯嬴七十監門爲魏信陵君取兵符却秦全趙此其人可名俠矣以方景貞抑何年醜德齊也余取評之單豹侯嬴不令終商丘牧犢先虛伉儷機汜恭常恐芥質之加拘攣已甚雖老奚適焉楚丘自媒無丈夫氣惟老萊斲輪自藏於民自埋於畔超然物表吾無間然景貞不爲曲謹小廉不爲詭迹奇行不逝方外不噉名聲而人倫樂事具足天佚之以老豈不賢于八公乎司馬先生之論曰謂之儒謂之俠可也謂之非儒謂之非俠可也謂之儒非儒俠非俠可也惟儒俠不得名而景貞名彌邵八公者其年踰七十而上之未可知乃其名布在竹素歷百世而若新司馬言之文傳之遠用此爲景貞壽壽且無疆而甫七十乃以久特聞侈談之乎雖然除日無歲卽億萬斯年固七十衣帛食肉之老所層累而致也人子敬養其親惟日不足司馬仲淹相繼修文地下而景貞晏然無恙諸子欲壽其親今日之事詎可已哉余申傳之義以代諸子祝將介紹諸子撰杖履以從景貞遊其許我否

吳公勵彥先兄弟過余而言曰有友吳如臯黃今憲者  
太學程時行之友也時行春秋五十乞先生言爲壽以  
兩生受知先生代爲之請余喟然而嘆友以及友厚也  
嫌未同而以同者介紹正也厚且正不知其人視其友  
時行必佳士問其生平曰宋端明學士秘理學若庸節  
義洙之裔其先德有如此者所居負岐山而帶紫溪扶  
輿清淑其地靈有如此者族數千人修四民之業不羅  
文罔龐眉鶴髮之老可十百計其門風有如此者問其  
人曰其事父也樂其心不違其志其弟弟也四人相好  
無相尤其宜室家也偶吳孺人婉而順含章從事其訓

子也先德行而後文藝子三人洪秀洪兆洪功亦皆舉  
子構精舍別業延名士爲師友似穀繩武儒雅有醞藉  
其交遊也無雜賓惟吳與黃相觀而善若蔣詡之求仲  
羊仲若李燮之荀爽賈彪若王尼之王澄胡毋輔之若  
荀顛之王濟何邵也先生以兩生信太學之友以太學  
之友信太學知人哉余復喟然而嘆聞之孔子家語內  
行不修身之罪也行修而名不彰友之罪也故儒有合  
志同方營道同術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況夫撫塵而  
遊垂髮齊年偃伏以日數者哉友道陵遲非一朝一夕  
之故詩正月之篇曰瞻烏爰止于誰之屋箋曰富人之

屋烏所集也又曰彼有旨酒又有嘉穀洽比其隣昏姻  
孔云時行富素封希澤者衆飲食微逐燕朋私昵宜其  
坐上客常滿而獨此二人莫逆洵哉佳士二人同心言  
臭如蘭猶懼其友聲聞之不達年壽之不將而爲之揚  
詡祝頌庶幾盛世交友之風焉伐木之雅曰嬰其鳴矣  
求其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六  
月之雅曰吉甫燕喜旣多受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闕  
宮之頌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壽胥與試俾爾晉而大  
俾爾耆而艾友也者寧直輔德固祈天永命之助也爲  
時行友者爲時行壽寧有他道孝友以受祉和平以格  
神由耆艾而進之岡陵等于三壽而已矣兩生敬諾授  
工歌詩侑觴而以余說申之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三十五

壽序

四十

宮之頌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  
月之雅曰吉甫燕喜旣多受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闕  
求其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六  
精厥醑庶幾益世交文之風焉伐木之雅曰嬰其鳴矣  
臭如蘭猶懼其友聲聞之不達年壽之不將而爲之揚  
坐上客常滿而獨此二人莫逆洵哉佳士二人同心言  
屏去却下富素封希澤者衆飲食微逐燕朋私昵宜其  
屋烏所集也又曰彼有旨酒又有嘉穀洽比其隣昏姻

大泌山房集卷之三十六

京山李維楨本寧父著

魏正甫壽序

魏正甫家爲邑望族簪組輩出而正甫治博士業獨不售於有司又病若不勝衣蓋垂四十始謝不應試余於正甫年兄弟也姻兄弟也諸弟與之遊甚昵而後乃遊於余余居家多客客無不冠切雲衣綺紵踐赤舄而正甫阜帽大布衫履客恒聃之余喜正甫情度淹粹座非車胤不歡正甫能手談坐隱儀郎王先生者余丈人行父子兄弟間善正甫以此兩家徵逐甚密諸客則更譏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三十六

壽序

一

魏

之是夫儒兒媚貴人耳王先生爲言督學使者俾列諸生籍將以次入太學上舍則諸客益大譁噪爾時郝給事仲輿方困諸生余爲媒以給事女字其子開之而仲輿尋貴諸客益忌正甫狎侮欺詒攬秘揆枕萬故使酒罵坐輒以正甫易與首發難正甫地忍之不出一言同姓中年行亞正甫者不以爲兄數呼其小字頤指使之其戚屬召客正甫率在下坐體貌不加焉夏月驅正甫裸而浴川正甫懼不敢取其衣冠童子譟之正甫於養生法約略得一二每共余長夜飲有所導引抑按客曹笑若何以夏不敢浴正甫好言相人術咄曰若自相當

命盡何年余猶記開之爲諸生與客過正甫舉酒相賀  
客醉詢正甫若以王李若子以婦翁世冒諸生名芻龍  
土狗安得與我均茵馮余曰不然數年之後正甫子是  
我輩中人其人不悅而罷或無故而速之訟令墨而虐  
捕正甫急開之爲乞哀乃已余亦每爲正甫分謗而正  
甫食歲不足半恒餬口於四方舊年吾邑惟開之一人  
舉於鄉今年正甫春秋正六十余賀正甫君昔取一諸  
生虛名人以爲詬病乃今稱孝廉父耶君貌癯人直視  
之且莫人卽君不自保乃今稱耆耶稱王父耶天之祚  
君未爲晚矣雖然正甫貧賤不隕獲也上交不諂也加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三十一

壽序

一一

魏

以橫逆不懟而成憤不愧而成鬱也响噓呼吸偃仰詘  
伸不以衆咻自畫也有子而教之日邁月征不汲汲聞  
達也動心忍性利形實下皆有壽道焉彼其之子固不  
識耳而今安在哉其有覲面目者必憮然悟夫賢知之  
不可先富貴之不可驕壯悍之不可恃寡弱之不可侮  
士之不可皮相也君子行而俯項非擊戾也與時屈伸  
柔從若蒲葦出跨下唾面自乾非選粟也呼馬牛而應  
非愚也五禽之戲非無益也豈惟吾二三人者借以吐  
氣且以爲邑人規冠蓋盈門陳羔鴈奏鐘鼓酌大斗而  
歌南山以介眉壽不亦宜乎或問曰正甫自爲壽宜何

如曰由正甫之今日無改正甫之昔日而已矣

沈孺休壽序

太史公曰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恥下交有以也信陵君功見於天下在救趙却秦一事彼其所約車騎百乘欲往赴軍與趙俱死者安在哉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奸人入薛中六萬餘財得雞鳴狗盜兩人耳平原君不識毛遂與博徒賣漿家而以鄒衍言至道絀公孫龍衍之談天與堅白之辨何擇焉春申纂賊爲呂不韋作俑其客大較可觀矣而論者以四君皆客之功無乃耳食乎客之無益人也卽孟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三十一

壽序

三

魏

嘗君悔之廢而背去用而復來且欲唾其面已而廉頗悔之揖客退矣已而翟公悔之題其門夫悔之者非也馮驩之謝孟嘗趙客之吁廉頗朱穆之短翟公是也則又有仇之者魏其灌夫賓客衰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卒以俱禍夫仇之者非之非也則又有懲之者公孫弘開東閣爲翹才欽賢館延客而公孫賀劉屈氂壞爲馬廐奴婢室夫懲之者亦非也其失在慕好客之名無知客之實知而好之必不貽悔又何仇與懲之有余弱冠登朝四十年於茲所見諸貴人門下客不少矣而未有若今雲間沈孺休者孺休初遊南雍相國豫章

張公方爲少司成善孺休之詞翰以爲宜待詔公車給尚方筆劄與鳳閣鸞臺諸內史舍人共事而孺休遜不敢當比十年而相國執政孺休故數遊長安自相國執政不入長安垂十年而他貴人客多剝蹶譴謾京師下逐客之令幸舍虛無人孺休始躡躡而謁相國相國笑曰君不虞逐耶孺休亦笑曰使紹文可逐而去者當不以逐而來矣不五月而相國負重謗禍在不測門生故吏罷去削籍避影相國驅柴車買漁刀與蒼頭奴東走獨孺休相從數百里視布帆安穩乃別相國旣歸門可羅雀孺休歲一命駕相尉存也凡十年無厭數其事稍

稍聞於士夫間則莫不善相國之知人孺休之不負所知而諸朝爭門夕掉臂不顧者聞而赧慙也往余在武林相國書來言孺休高誼心重其爲人而孺休適自豫章歸雲間取道武林余得與締交又五年而相國以其配曹夫人墓碑相屬則孺休爲之介碑成而孺休爲之書相國又屬孺休入楚謝余名位德望不逮相國萬一而孺休昵就之濁酒枯魚日夕過從不以爲菲又數持齋斂白飯菜羹如此可半歲諸當路不乏相知絕無所造請二三騷人墨士琴客吟僧徵逐而已而孺休行年已五十余乃集客召孺休而以一觴觴之自滔滔而易

盡者人生也。縑綿而常存者人情也。當人疆盛河山可拔一朝羸疲情向萬端。若子之於相國，溫不增華，寒不改葉，堅於金石，濂於膠漆矣。自頃人以客爲詬，病白簡爰書，何國蔑有孺休一洗之世。宜長有孺休以追古歡，而挽頽俗。客曰：孺休用情深厚，非直相國一飯之恩，一顧之榮，服膺不失，疊疊爲人言之。至其遇以國士義在知己者，恒淚隨語落，而以相國事特聞。豈所謂附驥尾而行，益顯附青雲而聲施益著者耶？余曰：然。漢樓君卿爲五侯客，王商過之立車，雨下生簿，有言商爲廢主簿而君卿事故人呂公奉養終身。景毅子是李元禮門徒，黨錮禍不及恥於脫漏。徐孺子不應諸公辟，值有喪則負糧徒步不憚千里，致炙雞絮酒之奠，稱譽葉語至今不休。若孺休者，編德於三子之林，庶幾矣。必有紹明太史公之業而傳之者，客曰：惟文傳遠，惟名不朽。以使君之文成孺休之名美哉。壽乎孺休曰：紹文徼福，相國受知使君相國之生於今四百四十有五甲子矣。請以使君言爲相國壽。余曰：善無言不酬，無德不報。請以相國之壽壽足下。孺休起拜而引觴曰：敬受教。

程時卿壽序

程時卿入楚以父誌謁不佞也。百舍重趼，憊甚矣。使之

年蓋六十二云里人諸學士大夫善時卿者將觴之以酒時卿謝曰大中斃斃在疚不羣立旅行何敢與賓客之事且夫戒殺生而食蔬素先人言猶在耳遽倍之乎將承之以幣時卿謝曰孤子當室雖免喪冠衣不純采大中斬然衰絰之中無所辱命諸學士大夫則謂不佞盍贈之以言不佞於是宣言曰善哉時卿之辭達於禮也可謂孝矣請爲時卿廣之禮有以故興物者有微情者孝子之情將安所窮然而必爲禮節之故曰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三日不忘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所以殺恩也三日不舉火鄰里爲

糜粥以飲食之貴者君命之歡志懣而氣盛故袒而踊之踊有等自七至三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三日食三月沐期練三年而禫苴衰不補祥之日鼓素琴所以告終也授杖以輔病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後行者面垢而已所以均勞也秃不髻偃不袒跛不踊所以蔽惡也食雖惡必無饑不能食粥羹之以菜身有瘍則浴首有創則沐老病則飲酒食肉所以衛生也五十不致毀不散送不成喪六十不毀其於他人之喪四十者執紼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者待盈坎所以優老也君食之食則食之父之友

食之則食之不辟梁肉人遺之雖酒肉受也所以尊尊而全交也故曰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毀瘠不形視聽不衰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故君子之孝莫先於保身喪禮且然而況於他乎時卿年六十矣其所秉禮無乃一切少年事乎不佞故願時卿之廣之也時卿稽顙曰謹受教不佞曰未也君子之孝其親也見似目瞿是以有尚齒養老之禮謂其近於親也鄉飲酒六十者坐其豆三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六十杖於鄉養於國以其非肉不飽也爲之宿肉五十不爲甸徒六十不與服戎不親學名之曰耆指使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夫親吾親以及人之親而猶若是身者親之遺體也庸可忽乎時卿年六十矣幸而無恙庸可恃乎不佞故願時卿之廣之也時卿稽顙曰謹受教不佞曰未也守居喪之禮以不飲酒食肉不衣帛爲當則緇黃而羣處者皆孝子矣守六十人喪養老之禮以爲當則食稻衣錦而安焉者非不孝矣夫孝在飲食衣服也與哉禮曰居處不莊事君不忠蒞官不敬朋友不信戰陣無勇非孝也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

壹舉足出言而不敢忘父母道而不徑舟而不遊不服

聞不乘危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正襟而啓手足全而歸之沒身而後已故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也如事親故君子成身安往非天安往非親安往非身君子之所以成其身亦多術矣飲食衣服疏節耳不佞故願時卿之廣之也時卿曰大中今而後知孝之道大矣無之非是今而後知禮之義精微矣執一者固奉吾子之言全要領以從先人於九京也先人實寵嘉之北面再拜稽顙

吳翁壽序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三十六

壽序

八

魏

孟子論舜跖之分在雞鳴爲善爲利一念而稱平旦之氣好惡與人相近夜氣不存則違禽獸不遠義在內不在外所以知性善義在集不在襲所以善養氣性與氣善與義同出而異名者也小人間居旦晝爲不善無所不至惟是雞鳴平旦未與物交其氣未濁良心必有發見者操而存之擴而充之則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日新盛德富有大業與天地配悠久無疆七篇之言無非仁義而此兩章沉著痛快切近精實雖至愚不肖讀之必有感省焉卽舜不可幾及而孰有甘爲跖爲禽獸者乎陸文恪先生官司成時數標此兩章訓誨諸生而吳翁

服膺不忘蚤晰於義利之辨翁父玉泉公世父方塘公  
方塘公無子而玉泉公六子翁爲仲因以後左塘公比  
析產翁請於父曰世之嗣者利在嗣產兒竊非之幸取  
兩父產六人通共可謂義矣家世受賈嘉定雲間河西  
臨清悉喪其貲父有不豫色而翁行賈淮南獨無故請  
於父以其貲參鬪之佐兄若弟可謂義矣向後人懷二  
心而資用日繁翁橐且垂稱貸淮揚子錢家爲業諸兄  
弟私慮吾曹異日何所償責請於父諸兄弟受貲而身  
受責可謂義矣諸兄弟里居有山林之腴擇取其沃者  
以翁賈於外善經營授其瘠者欣然若故物可謂義矣

宗戚里黨行而無資謂之乏居而無食謂之困莫不有  
加惠焉檢方脩藥研核精審救死扶傷或不知姓名不  
勝計數可謂義矣孳孳爲善安往而非雞鳴平旦之氣  
所設施哉聞之荀卿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  
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有義最爲天下  
貴其說亦本孟子醇古治時重義克利有國之君不息  
牛羊錯質之臣不息雞豚豕卿不脩幣大夫不爲場園  
從士以上皆羞利而不與民爭業樂分施而恥積藏貧  
窶者有所竄其手家給人足教行俗美太和協氣旁魄  
四塞黃髮胡考之老朝市田野所在而有斯以義爲利

之徵已人莫貴乎生莫樂乎安所以養生安樂莫善乎  
義而柰何利令知昏者衆也吳翁行義自少至老不衰  
春秋七十矣諸善翁之子高翁之誼者過而問余奚以  
爲壽余又聞之賈生先生博號也大在人主中在卿大  
夫下在布衣之士乃其正名非爲先生爲先醒也不學  
道惛然猶醉學道昭然先寤有先醒者有後醒者此亦  
孟子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之說而最醒人語無如  
前兩章陸文恪以卿大夫先醒是以其壽鄰於期頤吳  
翁以布衣士先醒是以其壽鄰於文恪從雞鳴平旦得  
醒從醒得生從生得壽以義爲利利莫大焉善乎翁之

王翁壽序

武陵王茂才不疑工舉子業尤長於詩歌友人俞羨長  
過武陵從壁上見其詩奇之遂與定交而羨長謬謂不  
佞嫻於辭卽不疑亦以一日長推許遂介羨長度洞庭  
過江夏而謁不佞而里人魏正甫之子開之從不佞學

治尚書不疑實尚書專門因使開之師之其所爲舉子業與詩歌窮文盡義無微不至裁鑒古法書名畫與古鼎彝之器皆不佞所未逮而不疑方弱冠失其偶絕無少年聲色之好不佞愈益重之問所以不再娶則泫然流涕曰一中不肖見吾父之於吾母而不忍也蓋不疑父曰行伯翁母曰周令人令人稟不疑時不疑方在總角其伯兄才有室其弟初免乳而翁年猶未艾也有繼母在客謂翁禮冢子七十無無敵婦者子不欲備內外之官乎翁曰禮爲士大夫設耳遂也辱在草莽烏知禮卽不孝何敢勞母尸饗不腆子婦可以供井臼諸君

幸無復言蓋言旣而涕橫集也不疑兄弟時時私問大人夜臥誰爲搔背癢何自苦乃爾則又涕而言孺子何知不聞昔人訓子耶吾不及吉甫女不及伯奇吾不及曾參汝不及華元乃公徼天之靈繼母如母而後孺子得有今日極盛之後難乎其繼福寧可再倖乎諸子無以難凡十餘年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而里人或舉翁善人翁爲酒食勞而辭之小人生平不識官府何狀萬無苦我不疑初欲來雲杜念翁不能去膝下翁趣爲裝孺子無老我我健如黃犢苟得師日益吾殊快之而會翁春秋六十不佞謂不疑而父固不以遠遊病爾雖

然天下有無父之人哉其親春秋六十子婦聚而舉觴  
凡爲人子者皆用之子何獨爲不然不疑曰大人在布  
衣之位未嘗受學其行舉天性合於大道古所稱逸民  
獨行何讓焉一中無以顯親揚名願得先生之言爲大  
人壽不佞聞之余友王奉常與豫章張鄧兩太史論人  
情所最難克者莫如好名其次好色兩君不謂然好名  
之心賢知多而愚不肖寡好色無賢知愚不肖皆知生  
我滅我於是焉在故名可斷想色心誠不易除孔氏言  
好必以色而名不與焉兩君深造殊勝奉常而翁盛年  
有鯁在下蕭然環堵之室不舉足外窺名根色根一切  
斷絕而子欲以綺語浮誇動之是鑿混沌之竅而享爰  
居以鐘鼓也不亦左乎不疑對曰先生之使一中歸爲  
大人壽也重在子職耳善則稱親親有善而子不稱足  
爲不孝一中不幸失婦斑爛之服甘毳之奉於何取給  
非先生言何執焉乃若大人忘名與色舍德之厚比於  
赤子正惟小子不能學也不佞亦無以難使其門弟子  
籍其答問之語於素授奚童負之而歸侑翁觴

馬翁壽序

里人馬翁世受田而皆孤生翁力田逢年家益溫益好  
行其德有精形家言者得善地而以授翁葬其親他日

子孫必蕃且不直爲田舍翁而是時翁已舉子官掾謝  
曰兒誠得任耕無乏先人祀足矣久之官掾舉三子皆  
有雋才爲邑諸生而三子舉子復五人自羈尹以至繼  
緜食牛蠟鳳鸞虎豹之文競爽交輝形家言不誣矣翁  
耕之所獲以行子母錢佐商賈術家充富不貸而百物  
庀具而不似諸貨殖家干相役萬相僕見他人役僕常  
下之御家之役僕周卹隱親備至晚而授子耕身課諸  
孫學諸孫學成則課曾孫學八十而失其媪八十五而  
失其遙媪者猶不能絕微時外婦之歡而頃始閉房爲  
三孫治宅如鼎足華整相望竹頭木屑手爲經紀性好  
花花尤好菊菊至數十百品好棋或與客對局或從旁  
觀竟日夜雖祁寒暑雨未嘗不以雞鳴起出入跨馬不  
設鞍轡控縱送有如組之妙蓋於今年九十矣膚革裕  
寬耳目明察筋信而骨強鄉黨親知竊異之叩翁何術  
而致此翁莞爾而笑曰亡何有也蓋厚生與養生兩端  
狎出而養生家言恒据其勝余以爲厚生者馳志於分  
外以厭其欲而真乃銷亡養生者遺身於世外以槁其  
心而性乃寂滅此於恬愉之道兩失之故不可以壽馬  
翁有素封之奉無鞅掌之勞有市隱之樂無窮阨之苦  
不晦迹不逃名不求固其有盡之形不求騁其無涯之

智與俗同波與衆同愚默與道合全其天年卽余不佞  
不足窺翁或者職是故乎昔漢伏波將軍善其弟少游  
言士生一世取衣食財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爲郡掾  
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當其在浪泊西里間下  
潦上霧視飛鳶站站墮水中思少游平生語不可得然  
竟不勝其功名之念既老復請行討賊被甲上馬以示  
矍鑠可用之狀至於壺頭困憊慧苴誨讒其愧少游多  
矣以翁行事相方殆類少游迺其子之爲官掾也則少  
游身所不得而孫之爲茂才也又少游心所不冀象罔  
之得珠國氏之大富西門子之造事而達華胥之無天  
殤翁得無似之耶月正元日爲翁覽揆初度之辰或有  
誦是說以侑康爵者翁復莞爾而笑曰李使君之言辨  
矣雖然非老夫所知也老夫固亡何有也

### 艾翁壽序

艾伯順嘗與其從兄遊先大夫之門先大夫使其兄儒  
而伯順醫盡出吳越諸名家方書授之遂以醫名吾郡  
延致無虛日其後從兄老無後而伯順多子子爲茂才  
者二人諸孫皆習博士家言伯順今年八十矣爲人切  
脉劑藥無倦色里人祝伯順者皆言得之醫諺所謂陰  
功養生居半者也夫秦越人淳如意非耶而其身之不

兒子孫於何有或謂伯順事其親孝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固當壽夫彭子陽王偉元孫文度之屬非耶不佞質諸伯順伯順曰四大部洲三百萬里有奇而震旦不過萬八千里元會運世十二萬年有奇而人生不能得百年耳目所及足力所至亦蠻觸蜉蝣耳王侯將相聖賢豪傑同歸泉壤卽仙釋鬼神不能超缺陷世界而時遇災厄極之日月天地有劫運代謝人柰何以百年七尺之身聚羶逐腐爲哉吾聞之至人達生其次尊生其下戕生尊生之過與戕生同失在於不能忘惟能忘而後能達始吾慕顏觸緩步當車晚食當肉慕北宮子衣其

桓褐有狐貉之温庇其蓬室有廣廈之蔭庶幾忘貧賤富貴矣吾慕商丘開信僞物不逆也使諸客之技單儻於戲笑慕子列子爲其妻爨慕楊朱舍者與之爭席庶幾忘榮辱矣吾慕塞上翁之失馬也而不憂宋之行仁義者三世不懈黑牛再生白犢也而不疑庶幾忘禍福矣夫身幻身也世幻世也以身外之身居世外之世而何得執之爲有雖有孝子不能必之於父雖有神醫不能必之於天吾從心而動不違自然從性而遊不逆萬物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以夫安知老之將至而何以辱父老祝乎不佞乃憮然曰善哉伯順之

忘也海翁忘機則鷗狎百里奚忘祿則牛肥惟忘生故能達生惟達生故能尊生伯順其選已今夫三尺之童爲生日遠矣然亡不欲高年遠災害者是人人尊生也耄耆黃耆生日無幾矣然未嘗日視蔭而怖死者是人達生也彼其尊非所以尊彼其達非所以達也不佞乃今得之伯順請與二三父老事斯語矣

謝翁壽序

謝氏莫盛於江左六朝入史傳者可百人大氏皆由仕宦顯萬石以漁父屈原季主賈誼楚老龔勝孫登嵇康四隱四顯爲八賢論其意以處者爲優出者爲劣孫興

公勢利人與之往返謂體公識遠出處同歸是故惡夫佞者其斯人矣然而萬石違才易務領軍致敗何不終隱自全今謝有黃谷翁者人呼爲隱士而余以翁非徒隱也翁嘗治經生業十八失父兩弟髻亂襁褓有母尸饗劬勞萬狀棄其學而賈蕪城萬貨之情億則屢中知人而時使之旣已居積致富又持信義無宿諾有以鹽鹽爲奸利囂訟積歲不決者默平其忿而陽避其名譬之宜南僚弄丸兩家難解諸豪心服其能推爲祭酒念母之所愛在兩弟所以厚之多方從師納婦祭先饗實與公家租庸任勞任費居多已推及從兄弟已推及服

窮之族已推及其嫠姑已推及婦翁已推及鄉黨饑寒待以衣食男女待以婚嫁死喪待以殯葬焉有鬻已字之女者返其券爲夫婦如初居恒不道人小字不談人小過不信巫祝不虐臧獲未老而傳有子八人各授以事儒者儒賈者賈而屏處白門坐則書數卷客至則棋一局酒一尊暇則躡屐登眺興盡而返貌偉而神挺視明而齒堅行年七十山林之樂子孫之奉殆不知人世有愁苦事謝幾卿云後謝何必愧前謝翁事母若瞻宜兄弟若述與裕不臧否人物若瞻簡而不失澹而不流若弘微異不傷物同不害正若微子門無雜賓有時獨

醉若諛有子若封胡羯末而倍之秀者爲諸生若靈運文藻而身不爲喚卜居金陵若安石土山營墅假設從科目起家抑用財自衛以貲爲郎必有所建豎稱述於世而能斂之不試一丘一壑白首無易此其過人更遠矣六朝諸謝享年可考於史者如翁春秋七十不概見得無有用之用不若無用之用乎蓋富貴履危機廷尉一宿超宗髮曰皓首求如翁安行肆志耆而健惡可得哉太傅居會稽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永屬文而捉鼻恐不免小草遠志蒼生如卿何口語尚爾籍籍惟其姪道韞知之以無用爲心不以顯隱爲優劣始末正當動

靜之異保有令名可謂謝氏千載一人南史薄敬狎因  
偃成敬偃仰當年而信處士全盜虛聲處士如翁無可  
非刺矣翁猶子廣微與翁子茂才庭芳屬余爲翁壽因  
取謝氏之先差次之世有沈公爲三代史常不見沒不  
必玄暉致囑而國家泰階六符平正月不犯少微無處  
士慶緒之憂翁之壽自今何可算也

程次公壽序

程次公六十則左司馬汪伯玉爲祝七十則儀曹郎鮑  
山甫與其族子巨源爲祝八十則觀察使馮元敏爲祝  
今年且九十矣其五郎奉高有什一之方在濱陽會其

大澗山房集

卷之三十六

壽序

十八

親屬唐文季爲武昌李往祝之文季同門友董伯隣爲  
濱陽令有文名因文季介紹受業而伯隣於余通家貽  
余書言奉高善制義及古文辭今歸壽其父冀得余言  
爲祝昔之祝次公者四君子皆文章司命楚儉何敢以  
穢形廁珠玉間然余所爲布衣士祝者屢矣惟次公稱  
九十而四君子又無曲筆所稱次公行事細者勿論大  
指有三次公事父母盡志盡物年踰艾父母始沒孺慕  
于今不忘自父母而上邇之爲祠于里之黃荆園祠累  
代祖妣率宗人對越駿奔走如神在上式臨之已徹俎  
而宴而詔之以朝夕修必無廢先人也梁郡守顏其祠

曰續古此古人之道一次公有兄有弟修父之業而不能息獨次公曰饒益而三分之以與兄弟兄弟謝曰兩人何功堪此次公不可橐不私名一錢近屬兄弟同居者售室之半辭之無令離居中貴人權稅播虐中次公及其猶子默爲之計以免族子才可使者召與共事厚旣廩之祠旁爲文昌閣訓子姓其中歲時伏臘具酒食饌師友必杖而往獻酬唯謹姊嫠而貧卵翼二子迄用有成此古人之道一嘗買桐鄉島寇猝至環而攻之浹月中丞阮公嬰城自守食且盡次公以千金助犒士士宿飽氣奮禦寇寇駭而退城以完所活不啻數萬人中大沁山房集

卷之三十六

壽序

文八

丞下檄褒功賈吳會吳會質錢者取母不責子或併母不問吳郡守旌其門所在以緩急歸命無不諾有附之貲而賈者得倍稱之息其人以報曰吾不貪天功爲己力三黨之戚鰥寡孤獨仰之如外府鄉人婚葬飢餒周給有差等此古人之道一老而以家乘授子孫深居簡出然操行施惠自羈貫成童至于耄耋如一日少年羣不逞視爲易與侵侮之一無所校郡大夫知次公長者賓之鄉射次公強爲一往卽不往虛席以旌善人儒者言心之精神是爲聖精神強固胡不眉壽衛武公九十有五作抑戒詩以自警遂以睿聖稱次公行年九十而

樂善不倦每誦聖人之言曰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也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日三復之復時時耳提其子孫是以精神不懈弛五官之用如壯夫將資稟之特異耶何其與睿聖先後同符也或曰次公治靜室延諸名德沙門修西方之教宜得佛力此于儒家無當余聞次公子六人長者將稱老諸季亦復及矣子之孫孫之子四十許人門風家學爲閭里所宗遠近飲公德莫不禱祠願長庇宇下則人之所助者信也往桐鄉比屋延燒抵次公廬而止人目之瑞室又涉水渡河馬自顧其尾次公異之亟回車而水解入火不焚入水不濡迨有今日胡考無患則天之所助者順也次公有三大道俯不忤人仰不愧天天人交與佛何有焉奉高以余言告伯隣伯隣曰是其評覈而不誣其義正而不迂可叅于四君子之林子歸爲阿翁誦之祝鯁祝饒無愧辭矣

### 楊元素壽序

揚元素春秋四十所善諸友人謀爲之壽兒以問余聞之楊朱百年壽之大齊元素猶未及半而稱壽于義何居書洪範九五福一曰壽壽者人情同欲而有命司之不可必得故所敬愛必祝壽詩君臣上下相酬酢稱壽

不可勝數農夫至賤也報以介福萬壽無疆晉姜鼎用  
斲縮綽眉壽周高克尊用丐眉壽無疆樂司徒卣其眉  
壽仲丁父壺用禮眉壽周姜敦用斲萬壽京叔簋其萬  
壽齊鐫鐘老壽萬年冠則祝曰壽考惟祺祭則嘏曰眉  
壽萬年嚴仲子于聶政母以百金爲壽劉澤于田生以  
二百金爲壽無事無物無時無人無不以壽爲祝豈必  
年之篤老若當始生之日乎諸君欲爲元素壽可也元  
素父醫名冠一時壽躋耄耄蓋元素學儒治舉子業爲詩  
歌斐然成章不忍父業失傳因以醫顯然終不責糶索  
時不名一錢獨奉養母與諸兄弟有無通共雖在韋布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三十六

壽序

又九

不爲利疚勢詘視大人藐如也道不相謀義形于色個  
儻環瑋之士多歸之嘗從何別駕入楚入蜀從余入秦  
入晉歷燕趙齊魯江淮南北盡覽山川要害風謠醇薄  
與人才物理所籌度往往中機宜料成敗得失不爽有  
濟人之心有濟人之具自今以往歷年多其爲濟益不  
少諸君欲元素壽人情乎楊朱曰古語有之生相憐相  
憐之道非惟情也勤能使逸饑能使飽寒能使溫窮能  
使達也此其學術似非專于爲我拔一毛以利天下不  
爲者元素名埒其父人有疾穴困阨七尺軀懸其手蓋  
陰操逸人飽人溫人達人之權人有不相憐者哉相憐

則欲其壽亦還相爲賜耳楊朱又曰原憲窶于魯子貢殖于衛窶損生殖累身窶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在可在樂生可在逸身善樂生者不窶善逸生者不殖元素行事甚似其家言身不殖而不患窶而常樂逸壽之道也兒曰命之矣元素以是道引年軼其父而上之未可知請卽以楊子之言爲壽

### 張翁壽序

張翁有女俾余仲弟婦翁夫婦遊楚視女余因以見翁且三十年矣翁貌癯而神王談終夕不欠伸時年未六十也比七十見之如初其交遊婚姻布在四方遠者爲

粵與蜀三峽五嶺驚濤毒瘴少年所胸縮不前翁俛而往俛而來銀鞍傍險布帆無恙如適莽蒼朝莫應期往以垂橐來以稭載有陸賈南越之裝而不必遊說有卓氏蹲鴟之沃而不煩鼓鑄余始奇其爲人比八十見之如初而爲新宅當闔閭果布之湊客常滿座漿酒藿肉鳴鐘鼓操絲竹揄長袂躡利屣浮白呼盧秉燭繼晷其偶邢碩人年七十有四健儷翁而腴勝之丈夫子三人孫八人脩四民之業締千里之交蔚爲聞家翁迺語余吾將爲陶朱公老而聽子孫子孫脩業而息之乎余益奇其爲人非人所能爲也昔嵇中散作養生論以神仙

特受異氣稟之自然積學所不能致惟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故曰神太勞則竭形太勞則敝又曰長生者必外身能遺物乃可養生以余觀張翁未嘗外身未嘗遺物於形神未嘗不勞而能壽且康如是得無異氣稟之自然者乎商丘開自高臺而投下泳河曲之淫隈也丈夫遊於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也中山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上下也管夷吾以一日一月一年十年爲養也公孫穆聃於色三月一出也公孫朝荒於酒水火兵刃交於前弗知也此何關積學導養張翁似之矣錕吾之劍火浣之布皇子以爲無此物蕭叔譏其果於自信果於誣理物既有之人亦宜然少所見多所怪余之奇張翁寧無爲蕭叔所笑或曰粵蜀多異人蜀則錢鏗史通平陰長生李八百李常在粵則安期生葛洪潘茂名白玉蟾雷隱翁皆長生久視灼然著名者翁儻遇其人有所受乎余少翁十六年而龍鍾態可揶揄不解養生術獨天佚我以老不自佚也又不與翁類因壽翁而請其方翁第莞然粲齒而已

鄭翁壽序

竟陵東七十里而遠有聚曰阜角市故風后國也市三千冢中具五方之民商賈十九而新安爲最盛余所知

有鄭明甫者欽中塢人少賈豫章壯賈楚遂家於市垂四十年當闖闖中治室特爲壯麗生四男子曰天洪天祥天齊天武孫七人曰希貴希爵希賢希聖希仁希堯希義皆肯搆肯穫者明甫今年七十矣有故鄉之思諸子輦之還欽而其里之人與市之人善明甫父子若孫者介余友程時卿請所以爲祝辭昔祖已之訓高宗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天民民中絕命夫民有貴賤貧富愚智好醜不同多矣獨言壽天何居鄭玄云年命者蠢愚之人尤惛焉洪範五福以壽爲首六極以短折爲先人情莫不欲壽大抵然矣然而

壽夭由義有義者長無義者否義與利不相入若蒼素矛盾賈人熙壤皆爲利往來終不餘力而讓財於得壽之道彌遠矣明甫載義而行使其里之人與市之人安而信之若韓伯休之居肆三十年無二價也若庚桑楚之杓畏壘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也可謂典厥義矣行年七十而康寧子孫羅列無秩祿之奉爵邑之人而樂與之比命曰素封多富多壽多男子幾欲與伊耆氏比蹤此夫以義爲利不以利爲利者也揚子雲作法言蜀富人懷金帛求附名其中卒不可得明甫無乃鄭玄之苗裔耶能以義壽合於說書之指其里之人與

市之人又以余文壽之亦義舉也蜀富人不知較明甫若何名湮沒而無稱明甫奉余言以周旋行義不勸令聞長世其爲壽寧可歲計哉時卿與其衆皆曰以壽本義以名較壽富哉子之言矣工祝致嘏又何加焉

### 林翁壽序

永嘉王與林爲姓望世婚姻若齊魯然林氏素封數十百人多隱君子之行而梅麓翁最著翁雅善弈善詩善形家言爲父母三卜地術師遜其能所居當兩水滙涉江入郡舟人傲利無厭行李滯淫翁父伐舟爲亂久之漸弛約諸兄弟以歲季冬儻十舟使相續今名林少華

大泌山房集

卷之二十六

壽序

五十一

義渡少華者翁父別號善則稱親孝之道也家有大宗祠設祭餘金以爲母貸宗人收其子久之貧者不能償富者效尤翁令富者受而息之貧者以衰序給祠亦更新郡學之繕也簡翁視作翁以私橐佐公費郡大夫監司晉爵一級博士弟子員禮爲鄉飲賓翁固遜而課其子吾乃今知夫子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也孺子得鼓篋其中吾不徒勞矣伯子遂爲諸生有聲友人方子謙者與翁善其女爲翁猶子婦翁子婿王生與子謙仲子同爲諸生情好無間父事子謙介子謙請所以壽翁者問翁所以號梅麓其鄉有羅浮山云山培塿耳相傳秦時

自海上浮來故以嶺南羅浮名之羅浮有梅花村翁性好梅種梅滿山麓知其得梅趣深也夫梅不直以勅節稱更綻英吐華爲春事開先上之殿廷禁苑中之精舍名園下之深山窮谷水清淺月黃昏嚴霜積雪隨地隨時不改其素翁自躡貫迄乎耆老樹德務滋恒久不已與梅同矣夫梅清而芳妍而秀周以標實成姻商以調羹命相詩美嘉卉禮饋乾蓀上林獻其名果洛涘珍其繁榮右軍嗅香杜陵索笑壁有仙姝之詠閣有水部之詩或綠衣入夢或紅羅構亭或五出成粧或九英映日或負剛態毅狀爲之作賦或憐水姿玉骨爲之張幕或

望而止渴或占而得酒或譜或贊或說或序文人墨士賞譽非一翁位處士而家人宜之鄉人歸之郡國守相方岳監司褒勞之薦紳逢掖無遠邇長少服媚之與梅同矣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卽祝翁舍梅奚以哉求梅故實於越會稽禹廟梅梁復生枝葉翁無伐性之斧全其天年越使諸發以一枝梅遺梁王舉翁所有還以遺君繞屋不啻三十王有梅溪者聲施到今則翁同里先進溪與麓之名並傳翁如山之壽不騫矣子謙曰梅之類有同心林翁子同心友君言得我心所同然請示王生與予婿共陳之可舍以香口者此物此志也夫

張翁壽序

洪範五福一曰壽二曰富兩者最重而最難兼其說詳在南華曰窮美究勢至人所不逮聖人所不及俠人勇力以爲威強秉人知謀以爲明察因人德以爲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曰耳營聲口嗛味遺忘其業爲亂佞溺馮氣若負重行上爲苦貪財取慰靜居則溺體澤則憑爲疾滿若堵而不知避馮而不舍爲辱積而無用求益不止爲憂疑劫請寇盜內周樓䟽外不敢獨行爲畏此二說失在以身殉財曰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能得人者曰施于人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三十一

壽序

五三

而不忘天布也商賈不齒雖以士齒之神者弗齒爲外刑者金與木爲內刑者動與過免乎內外之刑唯真人能之曰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無名者唯庸有光志期費者唯賈人也曰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爲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汙曰聖人不貨惡用商天鬻也天鬻也者天食也受食于天惡用人此五說失在以身殉名天下熙熙攘攘爲利往來非財則名焉得大人聖人真人而見之求壽于富求富且壽于商賈是以難也不佞嘗與莆中翁生談至此翁生拱而對曰

里有張翁不席故貲行賈金陵徒步而出兼兩而歸有容駟之門負郭之田而無心計善治生名養父母甘旨日新文繡時製千里外聘問相屬二人大耄忘老析所有畀諸弟衣食教誨其子與已子等悉成令器而無孝弟名合族祀先則有祭田爲閭塾羣宗人受學則有學田三黨四境沾浹餘波而又好客客十日飲繼之以夜井有投轄座無恥囁而無施予結納名其年踰七望八所遇合尊卑少長衆寡若一人所經歷豐約順逆逸勞若一日其眉龐其髮鶴其背鮐其步驟駁小子不敏辱在館甥竊熟闕之卽於大人聖人真人不敢知意者長大必山房集

卷之三十一

壽序

二十三

生安體樂意之道庶幾近之矣不佞矍然曰異哉稗官家言天帝爲張氏翁豈其裔耶何以兼五福之最難者也已讀周庶子贈言蓋翁父爲廐置宰有惠政嶺人伐石誦德翁母舅爲儋州守友于兄弟無私財翁配鄭孺人年與翁儷贊內政佐義舉則知翁威強明察賢良皆以善因若固有之天之所祚人何力之有焉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盡謬矣生謁歸請不佞文爲壽不佞嘆曰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索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吾懼翁之以文爲鑿混沌也姑志吾兩人答問語爾

胡翁壽序

猶子咸熙謁余而請曰外祖胡翁以六月四日稱老明年六月三日外祖母侯媪稱耆咸熙游太學母也出入顧復不能歸爲壽惟世父贈之言以侑觴蓋余仲弟踰強仕游廣陵十得翁女有奇兆乃舉咸熙則輦翁媪與其兩子少女悉家余邑占名數焉而余以次兒之母之兒女室其伯子仲弟又爲少子擇婦裝送其少女爲茂才妻兩子舉孫數人咸熙亦舉女行當舉子于是翁媪安余邑余邑人亦安翁洽比其隣婚姻孔云矣按周官職方氏揚州之民二男而五女班氏地里志初淮南王大

泌山房集

卷之三十六

壽序

又三

異國中民家有女者以待游士而妻之此其風由來久遠至今四方之客簡求女士莫不以廣陵爲奇貨國家財賦仰給東南十六七廣陵縮轂其口九市百廬其人習爲詆謀相高詭態橫出女所適富貴人或依倚聲勢自豪或之宦邸關說請寄爲奸翁見素抱樸揚暉所謂賈豎之事汗辱之處曾不入其靈府卽一再過從女家絕無所規利閒居不出一言枕肱齟齬而已酒不能多飲飲輒酣暢擊筑而歌招隱游仙之曲媪御子婦僮僕嚴翁亦敬憚媪家政則濟之以寬所至舊練新知無不樂就翁者爲翁稱壽寧獨其女母子已乎余覽揆翁夫

婦初度俱以季夏是月也招搖指未未者昧也陽過盛而陰漸臨陰陽交際物已成實有味存焉故曰昧蓂于未土旺四時六月盛德在土其音宮其數五其位中央天五生土地六成之天地數皆五于書則皇極平康正直翁居陽而剛不亢媪居陰而柔能立善訓行極之數言皇錫庶民福必昭受之其子若孫生亦皆六月律娶妻而呂生子天地之情也宮爲中聲五六者天地之中合而民所受以生是壽徵也又于卦爲遯二陰浸長陽若遯而避之上九肥遯超然事物之外說者以漢四皓兩生當此其繇曰无所疑无不利翁遯于野夫何疑何不利之有是壽徵也咸熙曰小子始以外祖母與舅生同物偶然耳不知其合于易卦書疇律曆月令若是請誦之余曰未也有人事在昔樊重以田二頃爲外孫何氏解忿縣人稱美推爲三老年八十餘蕭惠開意趣與人不同外祖劉成戒之曰汝恩戚家子應將迎時俗緝内外之歡無多異以取天下疾患若外祖長者可方樊劉若能法其行事奉其教誨若外祖必且如頽延之于范岫以爲中外之寶如韓滉之于楊嗣復以爲楊氏之慶成宅相作門楣以樂餘年以緩後祿善頌善禱在若自力耳不在空言咸熙曰敬受教卽外祖服膺世父之

訓承永無斁

費翁壽序

門人郝仲輿以永嘉尹徵拜給事中左遷復爲江陰尹而永嘉施君爲丞多善政余識承京師已識丞之子太學天治南雍天治才藻蔚然方子謙爲生父執爲余畏友數與余言其家父子兄弟令德也太學有二叔而仲父龍溪翁最賢蓋施氏先出婺州鐸公舉進士其子明經教授温州遂家郡西水壺里已渡江居雅林子姓蕃碩率治儒術而丞與其兩弟避島夷難奉母遷平陽食指繁析著翁乃卜築邑南九鳳山清溪滢之大有幽致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三十六

壽序

二十五

翁事母孝母病禱于神以身代母復生越二十餘年莊事伯兄而伯兄亦殊愛之嘗省兄江陰因遊武林吳門毘陵白下自云耳目若滌知意開朗非伯兄不得有此邑學宮圯汪明府屬翁拮据以先旣成上官賜爵一級見諸青青子衿之賦斌文質也心好之退而督課其子聞有名士不遠百里卑辭厚幣聘爲塾師子與女夫學成爲諸生矣所繕治諸緇黃之宮甚衆而廣福道觀爲最他除道成梁不可盡計所周窮乏平爭鬪不憚勞費嘗拾遺金于謔真寺叩隣人門若有求者可令至吾家挈其囊歸之其人以半謝不受此事里人傳說不衰

邑博士弟子員以鄉飲酒禮禮翁大賓不赴而室中搆  
小樓面南山名之曰凝碧誦竺乾書其中容至命酒不  
醉無歸耳熱高歌有裂竹遏雲之聲翁方面美髯目如  
巖下電箠冠扉屨大布之衣却杖而步巖居川觀從容  
悅仰忘老之至也今年春秋七十太學昆弟介子謙請  
余效祝辭蓋翁撫兄子有恩紀無以美報而謬謂余舊  
史可片言代華袞不遠千里相屬余言不足重翁獨有  
感于翁之所以字諸子得古人之道也夫天倫之親自  
父子而外莫如兄弟棠棣之雅曰宜爾兄弟樂爾妻孥

然有時閨墻兄弟不睦何問妻孥伐木之雅曰既有肥

芹以速諸父楚茨之雅曰諸父兄弟備言燕私然而寧  
適不來未盡同德且有乾餼之愆當古道隆盛以天子  
諸侯之尊君之宗之之法而父之兄弟兄弟之子若是  
其難諧也矧于標季之世乎施翁友于其兄兄雖沒而  
視兄之子猶子也諸子不忘其父見叔父猶之其父也  
惟恐叔父之懿美不彰而揚詡之此其門風興仁興讓  
可想見已如鼓瑟琴和樂且湛比德于棠棣和氣致祥  
則必如伐木之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如楚茨之以綏後  
祿使君壽考子子孫孫勿替引之翁享有遐齡天人之  
際可參合矣屆期施生酌三雅酒誦三雅詩將所謂聞

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莫不和親族長鄉里之中長  
幼同聽之莫不和順豈惟翁一人專美哉仲輿於永嘉  
爲舊遊余亦忝越陳臬祝詞雖不文喜談而樂道之自  
情所鍾也

賈子儒曰人有七尺形不如一尺面一尺面不如一寸

眼白虎通引元命苞曰目者肝之使肝者木之精蒼龍  
之位也東方陽萬物始生仁者好生肝象木而屬仁古  
帝王聖賢豪貴之類彘如伏羲河如黃帝大禹三眸如  
堯四目如蒼頡大如老子子夏子張廣長如佛星如仲  
由珠如東方朔疎如霍光畫如烏援精光如孫堅漆如  
杜乂電如王戎石稜如桓溫望視如陳豹深淵如康僧  
淵青精如徐陵紫志如沈約洞黃如馬樞支郎白虹貫  
日如褚淵外射外曜如晉懷元二帝隋高祖傅弘視日  
不眩不瞬如劉焯蔡京秋水如李泌涉正開時音如霹  
靂百步見秋毫如離婁視虱車輪如紀昌而揚大眼取  
以爲名雖技藝一長名位一時非目力不至此又若商  
臣之蜂地之豕叔魚之虎莽之鴟梁冀之豺元載之鼠  
祿之縱始皇之長豎牛之深王敦之多白陶穀杜常之  
鬼甘卓之盼刀徐偃王之可瞻不必與諸人異而相者

指爲咎徵孟子輿觀胷中正不正人焉廋哉此皆就兩目論耳乃若北海之外其民一目威姓少昊之子一目當面中生容未必信載籍所傳公侯卿大夫郤克杜欽丁儀殷仲堪符生谷楷封常清輩文武材具皆用偏視顯湘東自王進帝其眇兆于夢僧徵于失珠成于父手治箇丘訢不失勇章昭遠眇方貴以貌取人鮮不失之矣語曰人貌榮名固不在貌有所以君形者也是以舜與顏淵重瞳而項羽呂光魚俱羅李煜蕭友孜知常輩亦然仁暴貴賤壽夭得喪懸殊卽師箴矇誦賦瞽獻典審聲正樂且取重當時垂名後世何言眇耶不佞所知余永

新其人者生甫三歲而眇事父杏塘翁以孝聞兄弟天懋以弟聞字兄之子志謨以慈聞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而冥行者率失之君之於父子兄弟也如其則而止何正也其行賈薄飲食節衣飾忍嗜欲與用事僮僕同苦樂抑何廉也擇人而任時務完物無息幣舟車水陸千里之勢米鹽煩碎萬貨之情穰水饑旱五行之變六歲之紀坐而策之抑何審也夫白晝攫金都市見金不見人登龍斷四望孳孳如或不及家富勢足衣食之欲恣所美好目指氣使千則役萬則僕賈人大都類此君守之以正養之以廉用之以審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仁心

爲質盛德在木其必不流爲鄭伯下爲單子躁爲僮括  
速爲右師仄爲公孫弘眈而欺爲田駟彼李神雋策馬  
安敢以丁掾致嘲乎君春秋六十其弟乞不佞言爲壽  
不佞語之老氏言聖人爲腹不爲目去彼取此張湛爲  
范甯處方曰減思慮曰專內視此雖謔浪要有至理君  
伯氏生平上不傲下不憂旁不傾適乎衣褶帶結之間  
五色不迷離長生久視目擊而道存矣長生久視宜莫  
如神仙家余竊聞之目者太乙之日月聖人銷珠賢人  
水玉銷珠服日精左目日也水玉服月精右日月也或

大沁山房集

卷之三十六

壽序

二九

字英明右字玄光或曰左爲司徒公右爲司空公或曰  
東王父下在蓬萊山人亦有之在頭頂巔左有王子喬  
右有赤松子治在左目中西王母左目爲日右目爲月  
目中童子王父在左目王子在右目余河漢其言驚怖  
無極要以實際可循則尋真梯級綜靈門戶目爲最要  
綠筋碧眼方瞳規明若劉根陶隱居列仙籍者不可勝  
數青箱雜記亦言慕道術人睛多光不溢不散瞻視端  
直而左慈間成子獨與君伯氏同左在漢魏間迹甚著  
以此祝伯氏可乎他日索之于市幸無效元放令市中  
十萬人葛布單衣自漉相似莫知所在也

